讀左補義

莊公
僖公
閔公

元

口 12
3126
3

讀左補義卷之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校
埴

莊公一

孔疏魯世家云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以莊王四年卽位證法勝敵克壯曰莊

經 戊子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杜解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夏單伯送王姬（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于內女也天子嫁女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陳傳惟王人則以內辭書之一如吾大夫○單音善）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于外）○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宣公卽位

傳 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卽位（卽位者成君也君薨而嗣子未成君也故不書卽位）○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夏單伯送王姬（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于外）○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宣公卽位

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命也（經筌命策命也若書所謂

蔡仲之命文侯之命耳衛襄公卒景王使人追命之是也此叔季之事非制也不書天關文按夫子魯臣亦周臣也魯君弑逆大惡一則曰公再則曰公恐未必舍亂賊而罪其獎亂賊者疏云春秋書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二其一也此書○王姬歸于齊不書逆公不與接(經筌)欵築館錫命之始○王姬歸于齊而冬歸于齊齊侯禮魯要其來而爲父復讎也遲之久知魯○齊師遷紀郱鄑郕齊欲滅紀無復讎之志而後來逆之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按郱今山東臨朐縣鄑今昌邑縣郕今安邱縣西南有郕城郱蒲丁反鄑郕音茲吾

傳元年春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發微)王法也

公薨于車魯臣民請彭生除之文姜當卽歸魯不書統于君也觀三月書孫于齊從前之歸可知矣然則公不行卽位之禮豈以文姜未歸而姜之歸又何待公不行卽位之禮哉杜氏誤傳云文姜出者指濼之行非出奔之謂也蓋桓之弑由于姜之出而姜實與弑莊公枕戈復讎既制于勢絕姜于廟又牽于情一時難言之隱皆此五字盡之姜何以又孫于齊魯人創鉅痛深通國嘵嘵姜不自安爲自全之計也不書姜氏人受生于父母則有姓氏以別于禽獸姜氏淫于同氣而賊其夫削其姓氏人道絕也(說本望溪猶書夫人魯親之而不能絕之也以絕不爲親爲禮知親之而不能絕者之非禮矣魯之臣子可以大義曉其君而行而深惜其不能也公羊史記謂文姜尚在齊杜氏謂文姜當絕齊不當復奔齊皆謬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杜解)喪制未闋故異其禮得禮之變

此極魯人忍辱之事王不能諒魯不能辭皆失也穀梁子

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而僅于內外間別之也。呂東萊曰。欲與主昏內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強而不敢絕相商一個兩不相妨道理夫不知不其戴天之讎一朝艮心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而欲委曲回護則終于此而已萬充宗曰。人情怨讎難于初合自王姬一歸與齊曛就而後此之會夫人遂得託國計以遂其姦矣

經　己丑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杜解魯往會之故書）○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國名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按此時慶父主魯政安得有復讎之舉）○秋七月齊王姬卒（魯爲之主比之內女疏云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陳傳陋諸父讎不可爲子）○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齊地音灼）○乙酉宋公馮卒（子與公諡立）

傳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禚齊地涉汶水而會之載驅之詩所由作也不必諱直曰書姦

經　庚寅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杜解溺魯大夫）○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季紀侯弟酅紀邑齊欲滅紀故告魯酅今山東臨淄縣東有酅亭）○冬公次于滑（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滑鄭地按河南睢州有滑亭）

傳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溺之會公使之也疾者疾魯之忘讎非疾溺之專命也衛

歸紀後魯君臣爲紀謀者三世桓不能平紀于僖莊豈能平紀于襄鄭突方自櫟厚結于齊明年爲奚之遇矣莊猶次滑待之不亦愚乎

經辛卯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杜解魯地）○三月紀伯姬卒（隱二年裂繻所逆者丙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垂鄭伯突也三國遇垂欲滅紀也卓氏謂突求釋援紀之怨於齊假陳以爲介紹因同遇奉子儀會耶且魯黨突以突爲鄭伯爲子儀則子亹之殺祭仲禦鬼敢必突也）紀侯大去其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反之謂）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齊侯飾爲加禮附庸）○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齊侯稱人譏與讎狩也按何以不公如不書公安知與讎狩者之非大夫不足以顯人之爲齊侯也）

朔奔齊衛已立黔牟朔之母宣姜爲齊襄之女名魯助伐之主之者文姜也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杜解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春秋之緩葬多矣未有遲之七年之久者蓋不克葬也赴喪而諸侯不聞求賻而諸侯不應至莊王僖王之崩經皆不書并不赴矣王室之微至此天下尚知共主乎桓文興而官授方物聘使時至周室以尊管仲之力也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乎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杜解在櫟故）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爲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通君臣紀季之請爲存宗祀奉紀侯之命也故聖人閔之自伯姬

生轉爲死反爲福看破此關乃不爲生死所惑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荊尸陳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子者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將授兵于廟故鄧曼歎曰）（齊蕩動散也）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王始起其衆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若）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爲小國僭陋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爲徵應之符）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薨於行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不死於敵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不穀（樠木名今在湖廣隨州東南營軍築軍營軍臨隨隨人懼）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附注詩芮鞫之即毛傳云芮水厓也及鄭箋乃云芮之言內也杜蓋依用其說謂會在漢西據傳言漢東之國隨爲大若爲會于漢西則楚師元未涉漢下文何得云濟漢而後發喪也與傳厓矣）（關二年渭汭注云水之隈曲曰汭是也按曰臨隨則已渡漢而入其竟矣曰入盟則楚使入盟隨國矣齊漢謂楚師濟漢而還也）

曰余心蕩心自動散也曰蕩王心若有使之者矣以師徒無虧王薨爲福鈍氏曰此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恐按楚之僭王自熊通始居尊自大志氣驕盈盈而散溢若鬼神兆其魄者鄧曼之言庶乎知幾矣而或謂不滿楚子之窮兵欲諫不能則伊子滅申滅息且殄及母家曼猶在乎何以不聞慈訓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杜解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避也陳傳傳見紀侯所以不書奔）

穀梁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

之福作註脚

爲云如此收煞方與授戟祖副又恰爲王薨於行國

也公羊曰不言滅爲襄公諱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襄公能復九世之讎故爲賢者諱夫擬以太王固已不倫而復讎之說即襄假之以爲兵端者也黃楚望曰漢武執此一語遂開西南夷釁財喪師流血千里然則春秋果可易言哉紀侯連姻王室倚魯鄭爲援桓王崩突復黨齊遇垂以脅紀故妻棺在殯委之而行聖人變文書之則紀也惡齊也傳云違齊難發明經義盡矣

經 王辰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杜解書姦疏云蓋齊侯彊紀之○秋郯伯來來朝（附庸國也伯來名按今山東滕縣東有郯城○郯五含反）○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 五年秋郯伯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杜解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陳傳釋書名有非必貶之者按郯之上世出于邾邾姓顓頊之後武王克商求其裔得六終之孫名俠者封爲附庸使居邾儀父俠之十二世孫也小邾亦俠之後其時有夷父顏者建功于周因別封其子友爲附庸國而居郯後邾與小邾稱子）○冬伐衛納惠公也（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出奔齊）○惠公（陳傳）不書納以朔入爲義

經 癸巳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按天子之卿大夫皆稱王人不必士也僖二十八年王子虎亦稱王人可見）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杜解朔爲諸侯子突王人之字書救始此）○秋公至自伐衛（告于廟也）○螟爲災○冬齊人來歸衛俘（歸而以國逆所納不稱歸告也）傳言衛寶（胡傳商書稱遂伐三朡俘爲文寶者釋辭也）

傳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寓跪（杜解衛大夫宿之以遠旧放）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慶矣夫能固位者必慶于本末而後立

汪云此當連上納惠公看論理則王人爲正論勢則諸侯爲彈此只將二公子

閒閒評論衰世勢仲理屈之慨自在言黔牟義之正也然必度其時勢本末而後可立吾正道本謂周室之聲靈不足以及諸侯是本不足以及此極喪氣事枝也豈可詩云本枝百世強足以率枝枝亦蕃茂足以扶本傳者亦自氣強謀乎

詩大雅按因引西周之詩本既盛

按度審度也衰正也

卽楚僻我衰之衰立

名前後相映二表其功一予其節

短二公子立君時特著其名殺之亦書

哀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按度審度也衰正也卽楚僻我衰之衰立黔牟義之正也然必度其時勢本末而後可立吾正道本謂周室之聲靈不足以及諸侯是本不足以及此極喪氣事枝也豈可詩云本枝百世強足以率枝枝亦蕃茂足以扶本傳者亦自氣強謀乎詩云本枝百世強足以率枝枝亦蕃茂足以扶本短二公子立君時特著其名殺之亦書一表其功一予其節

伐衛納朔而王使子突救之則知二公子早以朔之罪告之天王又知天王必受二公子之請逐朔而立黔牟矣夫以天子所立之黔牟執敝廢之而悍然與抗納朔而卽放黔牟于周五國皆叛臣也朔書衛侯五國奉以爲君王無如何也閔周也莊公抗天子不忠黨父讎不孝納罪人不義其何以立于天地乎魯黨朔故黔牟不以奔書也

前篇力表二公子此忽加貶而

王人之救亦只一語了之何也蓋使二公子有固位之心則必審時度勢不可則止乃奮不顧身寧以一死謝烏壽而不忍以苟祿從惠公然則二公子之死雖死猶生而王人之敗雖敗非辱褒二公子者正力表王人也傳有似貶而實褒者此類是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杜解姜請之欲說魯以謝惡按經著一衛字知朔以寶賂齊齊以分于四國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杜解祁諡也姊妹之子曰甥林解楚文王鄧曼所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于舅氏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若齧腹齊噬不可及自害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

學宇急煎韓下如書

鄧三甥之勸殺楚子是也此皆不知保國之道而無補于亡者也

經 甲午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杜解魯地）○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恆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按今山東東阿縣治即故穀城）○

傳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後渠崔氏曰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怡然從之古未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行于詞蓋欲制其僕從胡得爲通論哉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弒奚有于子之廢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狹矣而何僕從之制夫爲子

爲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無復徐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魯莊公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公十六年楚終強盛爲經書楚事張本（宮說）楚急于滅鄧見鄧有可乘之釁耳三甥不是憂而勸殺楚子雖楚子可殺猶有楚焉

近楚者莫如申息次之莫如陳蔡不翦申息則楚之藩籬不固不朝陳蔡則窺鄭之門戶不通故其首謀在滅申息而圖北方在服陳蔡若鄧若隨皆隣于楚其所必爭者也傳于楚事開端便備載季梁諫隨侯一篇歸結于務三時脩五教親兄弟之國以示于古禦戎圭梟故漢陽小國有恃然不橈于心者則曰自鄧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如黃人無備是也有持之過急者則曰若不早圖後君嗟齊如

者利害不較其等全其仁者存亡不酌其取如莊公者痛父復讎而已宅無所忌焉

會防而曰齊志言齊有是志而魯從令惟謹也時公年已二十矣猗嗟之詩曰頎而長兮言非若曩時之幼弱也又曰射則臧兮言有用武之才也胡爲不乘此復讎彼不以爲讎也曰展我甥兮彼固篤渭陽之誼而視舅最親是以名之無不氷而令之無不從誠我之甥而不以我爲讎也此詩人之意而傳以齊志括之隱而彰矣

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按恒星常見之星夜無日光故星見之多也此天變之大也乃釋氏之燄反以恒星不見爲證是崩爲祥也豈其然哉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稻粱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補注宣十年秋大水冬饑此年秋大水但言無麥苗而不言饑者以黍稷可更種也）

劉氏疑之蓋不考書大水復書饑之義

經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杜解期其伐郎（郎陳蔡不至）

未故駐師于郎以待之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二國同討而齊獨納

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傳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測義凡師行必告于大廟而奉桃廟之主以行故云治兵于廟侯陳蔡不至衆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訓齊之何休曰陳兵習戰饗士卒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杜解齊不與魯共功故欲伐之）

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夏書逸書也稱皐陶能勉種德邁勉也有德爲人降服補正今書大禹謨）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德兩字極是善言而用於此時直是楚商臣一類責之無可責也只善其善言而已善字與德字緊緊照應情餘於文）

梁徐怦對武陵王曰生兒

如殿下何益也故經不書公

八年以來公與齊狩公會伐衛夫人屢如齊幾不知乃父矣然公固不等衛朔之庸庸也或者包羞養晦如石碏之于州吁石厚者然一旦出人不意此亦凡爲人子之常理也至是忽書曰師次于郎全軍俱出也以俟陳人蔡人率與國也又大書曰甲午治兵蒐乘矢貫革之射御貫馬力之教三月駐師積年呼搶將于是伸而無如意在得鄑竟忘國恥仲慶父後來之賊臣也詎知大義乃于齊之獨受鄑降也勃然請伐齊師斯一請也五廟之靈爽所憑依而桓公飲泣而默啓之者公乃以脩德待時謝之大書曰師還嗚呼無復望矣越四月而諸兒死安所得僻人報之哉連篇俱削不書公傷之也然則傳何以善之春秋于本國皆曰我此云魯莊公蓋述他國評論之詞此君子如猗嗟詩人之類也

方望溪曰左氏非史公所及如此篇謀亂之始史公非數十百言莫備此但以因之作亂及使間公二語囅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作亂之時連稱妹如何告公出期無知連管何縣南有貝中聚郎貝邱不襲公於外者見彭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何以直入公宮無阻一切雜沓直敘公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杜解皆齊大夫戍守也）葵邱（齊地按今山東臨淄縣西北）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稱尺證反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太子襄公紬之二人連稱管至父）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閒隙）曰捷吾以女爲夫人（捷克也宣無知之言）冬十一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邱（姑棼貝邱皆齊地田獵也姑棼按山東博興縣東有薄姑城貝邱縣南有貝中聚郎貝邱）見大豕（公見大豕而從之）從者曰公子彭生也（豕而人立按立者作人立狀啼者作人聲）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林解徒役之人名）

田及徒人費之鞭而以走出遇賊於門林解我何遑接作亂譟而入匿夷所思費入告變公與二三臣相誓禦賊而以伏公而後出闔一語曖昧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尤不測在後無一語及稱妹而中間情事昔莒子不書公子亦卿予於間公二字蓋弒謀所以無阻皆由得公之間也

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刼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出遇賊於門林解我何遑接作亂譟而入匿夷所思費入告變公與二三臣相誓禦賊而以伏公而後出闔一語曖昧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尤不測在後無一語及稱妹而中間情事昔莒子不書公子亦卿予於間公二字蓋弒謀所以無阻皆由得公之間也

傳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突泰公子糾齊侯使公子糾傅泰公子糾齊大夫爲傅

夷吾召忽糾傅公子糾齊大夫爲傅

書公子不書名忽糾傅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三傳〕

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殺無知傳

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殺無知傳

通篇以無知爲主入手先敘賊黨而無知來歷却用另敘只因之作亂四字而外賊逼矣以連稱妹爲內謀曰以女爲夫人于是連管之言得達于從妹從妹之謀得致於無知而游獵而歸宮而伏賊互訶交搆內外之賊逼矣此無知布置于事前也公田貝卧歸宮之後已將遇賊又得徒人費一番賺賊伏公多少急智于門于階于牀多少替身而諸兒之足已見此必急欲爲無知之夫人者爲賊指得之也一路竝不提起無知處處暗藏以發明蔽罪無知之義然公爲人君弒之何以甚易中間捕貝卧一段見天倫滅絕無路可生薨車隊車如同一轍于是助我者舍生無益謀我者唾手成功而無知儼然立也末點出無常二字將此段意收入以示失國喪身之由復以二公子出奔拓開又以無知虐于雍廩折轉爲殺無知張本結全篇主腦

丙申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莊齊亂故大

夫得敵子公羞欲逆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葵魯地按山東嶧縣東○其器反嶧縣之上有子宇則知左氏古本無子字與左氏古本合宜從之

張注正義云今定本糾之上有子字矣按公穀今本無子字

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魯會葬忘讎也按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齊地按山東博興縣北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胡傳殺之不仁甚矣以防後患流毒豈不遠哉

在魯城北下合泗淺深之爲齊備

冬浚洙水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蔨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杜解桓公小白莒子糾之黨小白入來迎子糾小白之黨猶自向莒

以公旗辟於下道以誤齊師是以皆止獲也鮑叔帥師來言

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按傳見書子糾親也親之罪桓公也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按今山東曹州北傳見書取取於魯也病莊公也

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電集仲固欲生其身以爲天下也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按山東蒙陰縣西北有夷吾堂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稅土活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仲上卿而無憤然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宮說高國嘗爲齊上卿而無憤然於敬仲音今國事而已

經書齊人殺無知而傳云雍廩殺之明聖人以討賊之義予雍廩也雍廩挾私怨非能聲大義而書法不異衛人殺州吁者蓋無知世席齊寵君有國其黨盛矣而廩以一大夫殺之故聖人重其討賊之事而恕其有爲而爲之心

漢紀信助韓成之節傳特表之

三字可當一篇得賢臣頌

九年之夏公赫然震怒大舉伐齊此魯國臣民拔戈以俟者也詎知讎人已死轉欲爲讎定亂斯時將士鬱心三軍負痛不待交鋒而知其必敗矣卒之辱國殃民身幾不免如移乾時之戰爲復讎之師則雖死猶生況未必死今爲納糾雖勝猶敗況于敗績　此爲經齊人殺無知以下六條合傳以小白子糾爲主而歸併桓公之用管仲爲得人慶也鮑叔仲之知已也其傳子糾之日仲之才已識于桓故桓之用可一言決也聃子云齊國之亂二子相私人事一公子焉先達者相收則誣矣　杜氏謂糾爲桓之庶兄經典稽疑廣引管子荀卿莊周史遷及三傳註疏以證桓弟糾兄之說可謂辨矣程子曰糾不繫齊不當有齊也小白繫齊當有齊也糾弟而小白兄無疑矣傳先叙小白再叙糾其次第亦自可見　魏氷叔詩云自經莫之知語疑非聖人此未嘗細讀論語也子貢之問重又相竝未提起名忽夫子極表其功所謂匹夫匹婦如不顧理義輕生之徒而非名忽之謂也自後人讀論語苦粘住名忽遂謂聖人之賤死節夫豈其然

經 丁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杜解魯地）○二月公侵宋（此書侵之始）○三月宋人遷宿（宋强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于遷邢接此遷國之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魯地接山東濮陽縣西）○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荊楚本號後改爲楚解陋在夷于此始通中國書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莘蔡地接河南汝陽縣境）以蔡侯獻舞歸○冬十月齊師滅譚（國名今山東歷城縣東南

以遠謀二字作主前三段審君德是遠謀之本以後比偶相屬其所謂遠謀非有奇計都是不實道理只肉食者不能見耳文於前後寫戰外另出一格

有譚譚子奔莒出按此滅國之始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杜解魯人古衞反請見其鄉人曰肉食在位者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禱大以惠鳴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孚信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察審也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思欲報上故可用以一戰也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車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迹也登軾而望之林解車前橫木爲軾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桓殺子糾甚矣而又討納糾之罪暴矣齊師之不義不待言也然乾時之敗公幾被獲斯時壓境幾於舉朝愕眙曹劌知君臣之亟于用士也故自媒而請其見也先審君德其戰也一鼓而勝而所以得勝之故于事後著明雖老于行陣之宿將不能易此也此真可以振衰魯之氣愧肉食者之心矣然傳之發明經義者不僅此莊公事讎以齊與魯勢不能敵也妄動而蹶社稷以殉是以忍辱待時而苦無可乘之時也豈知長勺之役齊桓立國仲父行師較之諸兒何止百倍乃一朝不坐燕不與之曹劌以一乘從而

轍亂旗靡望風而奔使當諸兒之時爲莊公者枕戈枉干以大義激臣民之心絶文姜而復薨車之讎用曹劌爲帥義旗所指一鼓而覩諸兒之魄矣不此之務今日曰待時明日曰脩德追貝卬田而時不再來豈非莊公終天之恨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蓋深惜肉食者之誤公而使公不得爲孝子也運籌決勝兵家所貴不如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爲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曰夷及劌三人皆有絶大本領顓然皆逢閧君不得竟其施爲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爲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魯大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全氏左翼乘邱之役櫃引以爲）

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比音毗敗左氏以爲勝齊師乃還

齊宋兩大國師次于郎以禦衰魯管仲爲之謀南宮長萬効其力猶强弩穿魯縞矣而公子偃者羞爲肉食之鄙且以長勺之捷知魯人之大可用也雖違命竊出不可爲訓而皐比先犯已挫宋師宋師既奔齊師亦退隱桓以來未有克捷如斯者假以樂敵之師爲復讎之舉大義凜然戰無不勝然則肉食中未嘗無人而無如公之不用何也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馮云許多輕褻只弗責盡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劉覇之入

杜解妻之姊妹曰姨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拔史記獻舞名死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杜解以九年入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接譚無禮乃齊人藉口之辭譚子奔莒同盟故也補注齊桓圖伯恐諸侯不服故滅小國以示威

楚人入蔡齊滅譚彼此對壘儼然夾夏爭衡之勢

經 戊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按魯地當在今兗州府境。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傳 十一年夏宋爲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杜解通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獨敗爲文補注凡例蓋魯史舊法左氏有所據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大崩曰敗績績故曰敗績釋文崩山喪其功者也若沮岸崩曰敗績釋文岸崩謂沮洳克而勝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以自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校

只一遇災而懼分出言曜名禮其一段爲民之心尚未說明故臧孫發之見勤

宋爲報復之憤兵公以未陣而先薄自長勺後魯師凡三勝矣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陳傳傳言外災所以得書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附注言如何不對使人弔極也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杜解謝臧文仲魯大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

良所以敬天君道也

其興也悖焉悖盛粲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言懼罪已而名禮稱其庶乎庶幾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宋莊公子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達哀伯也

方敗宋于鄧而使弔焉以弔災之禮爲脩好之誠公庶幾有息民之心後述御說恤民隱與弔災相照

冬齊侯來逆共姬杜解齊桓公也陳傅凡諸侯親迎合禮不書

齊仇讎之國不可以主昏然元年已然矣元年襄之昏也是年桓之昏也哀經之中猶與古禮兒無事之時有王命焉故經傳俱從略然則齊侯之相見其盟祠之胚胎乎

乘邱之役杜解在十年公以金僕姑名矢射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歃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書獲蒨時未爲卿歃市專反

魯聽其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爲戲而得還以爲已病爲宋萬弒君傳

經 己亥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杜解紀侯去國而自定于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賢之也按至此始歸者以齊桓求覇必不虐此無告之婺也公羊以爲叔姬歸乎叔爲隱隱痛之也○夏四月○莊王崩太子胡齊立是爲僖王國亡徒歸乎叔爲隱隱痛之也非責其失于自防諸解多誤○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閔公子御說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於蒙澤蒙澤陳傅隱桓莊之春秋凡賊連書及其大夫省文也按蒙澤古名之補注弒不書地爲宋地今河南商邱縣北有蒙澤也按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杜解手批之也林解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宋公子羣公

三寫萬之多力一以見閔公睚小人之罪一以見大心討强賊之功篇中字字映合不獨以金僕姑始以犀革終

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宋邑按江南蕭縣北有蕭城亳亦宋邑今河南商邱縣北有亳城南宮長萬之子猛獲萬之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孔疏卿大夫采邑之長謂之宰公邑之長曰大夫此是宋蕭邑大夫也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爲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按附庸之君例稱字如邾儀父之類則叔其字大心其名也大心率蕭邑之衆及戴武宣穆莊五族討賊則大心非戴氏矣蕭爲楚滅後復爲宋有仍爲公邑故定十一年經書樂大心入于蕭此大心爲宋戴公後大心名偶同耳新唐書表誤記樂大心爲蕭叔大心以爲戴公之裔封于蕭謬矣及戴武宣穆莊之又毛氏謂宋有附庸之蕭邑亦誤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共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王者不以一人之故亂國家君子以爲衛大夫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王厚曰名臣之言可訓萬世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宋衛本同好國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醢肉醬并醢猛獲醢音海故言皆

宋王者之後故有大宰華督爲之仇牧大夫也督與牧並死史宜書督于前即其告魯無舍督而專言仇牧者然督有弒君之惡故以全節予牧而督則削而不書傳並叙之以明聖人筆削之義也御說奔亳猶說奔衛圍之以人望所屬亟欲除之也大心兵力未盛而聲罪致討兩月間或殺或奔立君以治其功不在石碏下若夫陳始則受賊繼乃受賂故傳叙石祁子告衛人之言正以著聖人罪陳之義然受賂在陳而不以討賊予宋或曰惡宋之行賂也夫宋不行賂安所得罪人誅之豈得爲宋罪哉時宋魯方惡不書殺

萬。宋不告也。何以知其方惡。魯不會葬故知之也

經　庚子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麻解）（衣裳之會一）（按北杏齊地當在今山東東阿縣境）○夏六月齊人滅遂（穀梁）（遂國也（林解）舜之後今山東寧陽縣西有遂鄉）○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齊之阿邑今東阿縣）

傳　僖王元年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杜解）（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脩霸業）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補注）（見齊桓急于宋之亂賊既討矣君既立矣而桓爲閔弟孝公子未之嘗也齊桓率諸國以平之師不踰其境大夫一列子壇坫而已大義夫豈列國諸侯之所敢望故桓覬覦銷國本立是其大者卒自挫之圖覇自此始而桓之有功于中國亦自此始齊侯書爵親至也列國書人以大夫會也然而大夫與諸侯會自此

何云遂虞後也陳胡公遂之小宗齊人滅遂故篡齊者即爲陳氏

盛矣　桓公求覇未成諸侯多貳故救患以昭德滅國以示威至齊人戍遂而一軍殲焉夫然後知立威者卒自挫其威滅人者卒自戕其衆于是翻然改悔以信義結天下之心而威力不用此名陵之役以德綏諸侯而楚服也（杜解）（始與齊桓通好按公羊載曹子劫盟事甚詳史漢俱稱之然不見左國未可信也）

當襄之世而不能讎舍襄而讎桓則僞也傳曰始及齊平尊伯主勤王室恤中國雖平可也

宋人背北杏之會

齊有平宋之功而宋背之何也荆楚方橫鄭人懷貳宋恐桓之未必有成因以挑楚釁故觀望而未即服從

經　辛丑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杜解）背北杏會故　夏單伯會伐宋　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秋七月荊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林解）衣裳之會二（按鄄鄘地今山東濮州東○音絹）

傳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杜解）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經書人傳言諸侯總乘國之酷公之本謀也）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戴嘏隱曰按天子以令諸侯威

前此鄭莊嘗以王師伐宋又以王命伐宋曰以者權在下也而桓之伐宋傳曰請師于周請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權在上也於是而知桓之尊天子也單伯天子之卿二傳以爲魯大夫故元年送王姬改送爲逆黃東發不能決也呂圭叔云單伯周之世族諸侯大夫無稱伯者卽吾大夫未有不書名然則單爲畿內采地魯有單父不得爲單也或云旣稱單伯後何以稱子按畿內諸侯亦以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昭十八年叔向曰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其奉命出使或稱單伯或稱單子史官因所告記之耳如謂單伯爲魯臣則伯其名也在元年卽有單伯送王姬文十五年又書單伯至自齊相距八十二年其爲一人不應如此久存如爲兩人亦不應同一名字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杜解）厲公五年入櫟遂居之　六月甲子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已厲地按今河南臨潁傳瑕曰尚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

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入分明哀公之人卽爲不測叙蛇論縣北有大陵城）

池蝪有餘慨焉命云史遷敘白帝子赤帝子事從此脫胎然老嫗夜哭之言始終一幻字不如申繻妖由人興總歸到常理也

猶有妖乎（孔疏）古由猶二字通用按公既入之後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忌厲皆蛇也亦非突之篡兄賺瑕外蛇也瑕殺子儀及其二子內蛇也始則相鬬終則相比而外蛇故瑕伏誅而及原繁也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附注人棄其常德則致妖按突）（補正）雖納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我仍有二心且寡人出伯父無所（疑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伯父無所（疑原繁）圖之（不親）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祊（宗廟）世爲宗廟守臣（補正）雖納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我仍有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卿）也吾願與伯父繁（謂

食入享遂滅息（僞設享食之具）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左翼使不備）未與楚子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惡）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欲以說息嬀）秋七月楚入蔡（按史記哀侯留楚此年穆侯居守也穆會于北杏楚鄙之故聞婦言而起自此而蔡服于楚矣至十九年哀侯死穆卽位齊桓侵蔡正在穆侯之世哀侯卒葬不見經不敢赴赴也君子曰商書盤庚言惡胙卒胙穆侯名始赴也君子曰商書盤庚言惡嬀不必深求然無非無儀可矣乃一泣下而鄭莊曰而蔡入楚可畏哉）

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熊貲過鄧入享三甥請殺之（祁侯不許此尚有人心者也）熊貲如息亦入享乃滅其國（殺其君虜其夫人此絕無人心者也兩傳直叙其事若深咎鄧蔡兩侯者其實天方授楚凡祁侯蔡侯息侯皆聽顛倒於未肯厭亂之天而並受）財狼搏噬之毒王綱不振無如何也是以不能無望於桓文

冬會于鄄宋服故也（杜氏曰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于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然則桓公之尊周室蓋欲天下共由之也）

經　壬寅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袟解衣裳之會）三○夏夫人姜氏如齊（杜解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接此行欲成齊好也）○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鄟（宋主兵故）○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爲諸侯長）

北杏之會諸侯以霸主尊桓而宋背之則桓猶未霸也復會鄄宋衛鄭畏威而來則諸侯奉命矣故云齊始霸桓之先陳于衛不徒以其備三恪也蓋陳蔡尤逼于楚舍陳蔡而爭鄭是爭堂奧而去門戶也故與會則重禮之其後晉之世伯陳蔡入楚爭鄭較難方知管仲智謀在知武子之上。齊桓連年合諸侯魯皆不與而桓姑置之桓之善處魯也莊忽以文姜如齊非禮甚矣而桓竟受之蓋急欲得魯耳故明年公同盟于幽或疑國語非左氏所作如管仲內政軌里連鄉之制正不容略何以一字不存不知左傳傳經者也國語記事者也義主于傳經故其敘事全爲釋經而設非比國語專識列國之事也或作傳後其子孫以所采列國之史復成國語以補傳之未備

秋諸侯爲宋伐邾（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邾）鄭人間之而侵宋

爲宋伐也桓之于諸侯勤矣下不叛上上不陵下諸侯之所以安也鄭突習見乃父駿駸乎有爭霸之勢今相率以盟主奉桓故從而間之於是而知桓霸之難也其侵宋何也在櫟時宋莊欲納之而閔公桓公無聞焉積怨故也

經　癸卯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社解未主兵也）

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秋荊伐鄭

春秋之常也他皆倣此接南北爭鄭于是始。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滑國都費姬姓按今河南偃師縣南爲古滑國幽宋地今考城縣境林解衣裳之會四）。邾子克卒（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命以爲諸侯）。子瑣立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侯宋故）釋宋圭兵敘于齊先之義伐鄭而宋鄭俱安安二國則覇成所以安天下也

鄭伯自櫟入（在十四年）緩告於楚（補注傳見鄭嘗附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鄭之向背爲伯之盛衰始于齊楚之爭鄭而晉楚爭鄭繼之緩告者以此爲名也自此而鄭無寧歲矣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杜解在桓十五年）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二子祭仲黨鬬（是日刖）仕魚反公父定叔（其叔段之孫定諡也）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杜解數始于一盈于三故以盈數爲良月）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早辟害）

汪云詳敘定叔正反襯強鉏

鄭突甸蝪性成強鉏不能見幾而作不如公父定叔遠矣

天下有極兇狠人（邾作一件最豪爽事）如齊襄之轘高渠彌是也有極殘忍人（邾作一件最盛德事）如鄭厲之復公父定叔是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或曰同盟諸侯之心一矣非也所以一諸侯之心也張元德曰古者方嶽有同盟桓因舉是禮以約束諸侯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曰同盟黃若晦曰凡我同盟之人同盟之辭當時已有之非孔子新筆也此桓伯之成也公與會何以不書公賀養敬曰大合諸侯爲伯主耦尊無上之始故殊公不書乃春秋筆削之大而存周之至情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按史記莊十五年曲沃武公伐翼弒侯綿盡以其寶玉賂王請命十六年冬命爲晉侯武公盡有晉地更號曰晉始居晉都）初晉武公伐夷執夷（杜解周大夫采地名）蔿國（周大夫）請而免之既而弗報（詭諸不報施於蔿國）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夷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王卿出奔虢）周公忌父（避子國之難）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蓬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于經傳王室微弱不能復自通於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

曲沃于晉爰恩反蠶成師弒二君（潞弒二君）簒弒三君（惠懷愍）惟鄂侯令終其餘六世皆不得其死（自古亂臣賊子之禍未有如斯之烈也）王朝屢世命將討賊至僖忽受賂命爲諸侯此桓莊所必不爲者可哀也侯綿立二十四年晉武

弒之自立而必藉虢請命于周者一則翼民不服慮生他變一則齊桓創霸王靈頗振故借王命以服本國之心以拒盟主之討此其志也至是而忠義之士盡矣史記晉世家云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平代晉爲諸侯蓋傷之也惜魯史不載聖筆不書而傳補之其詳翼經之功大矣

晉武甫得一軍爲諸侯而稱兵幾內殺天子之命大夫逐天子之卿士傳曰子國作亂而助亂者爲晉武也

讀左補義卷之六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球
男　　埏
　　掞

莊公二

經 甲辰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夏齊人殲于遂。

詹不能仗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

閻立是爲惠王。晉侯詭諸卒子獻公佹諸立。

傳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禮。諸侯于天子。有朝覲宗遇之典。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

服盡朝至春秋諸侯不行朝禮于天子而行于大國桓公以尊周爲己任當首復周制乃終身不見天子而且以不朝討鄭何也蓋尊周者其名也若躬率天下諸侯朝于京師則天子之聲靈震叠而覇國之威令微矣與周意淺圖伯意深鰓鰓以不朝見討此首止之會鄭伯所以逃歸也傳曰鄭不朝也以著桓爲徵朝罪魁　管仲富辰皆以鄭叔詹堵叔師叔爲三良而公羊以魯用詹計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故二傳皆以詹爲佞人夫喪吾天下才辰亦周名臣而以佞爲良乎

夏遂因氏頷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杜解饗酒食也四族遂之偏宗齊滅遂戍之在十三年○頷烏納反

想世沃賂王兼賂虢公

齊以兵力滅遂而齊人卒殲于此傳並書四族尋其能復君父之讎也然桓未聞以兵力滅此四族猶見桓之寬大桓自此不敢滅人之國尤見桓之能改過也

經 乙巳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杜解不書日官失之○夏公追戎于濟西○秋有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釋文弧又作狐疏云一名射影二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投人影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又云生于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

傳 惠王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解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勸敬之意言備設林解時惠王新卽位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瑴而與公同瑞數不以禮假人爲周室幸亦以見覇國旣興而此禮遂熄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杜解虢晉

一實字示禍胎

朝王鄭伯又以齊師胥其卿故求王爲援皆在周侶義爲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實惠后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陳傳爲王子帶起傳

虢公黨弒君之賊挾之以朝王逆后聖人不取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按諱其無備

秋有蜚爲災也按南越產此物魯中國忽有之故記之曰爲災則人之受患者衆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杜解楚大夫尹之廣當陽縣尹宰也以叛圍而殺之緡以權叛遷權于那處楚地按荆門州東南那乃多反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城門闔敖不能守城門闔敖游湧而逸又游湧水而走音勇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申息俱滅于楚而傳未及滅申於六年及此年帶叙伐申

又于哀十七年補叙蓋申侯召戎亡周連姻鄭武天子爲之下戍而卒不能免其西周九廟之靈假手于熊貲乎傳于息詳叙以見息滅最慘而申則因事遞過見其見滅于人者之已後也

經丙午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杜解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未入國畧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釁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邊邑經筌結之盟齊宋不曰盟齊媵陳也結之至陳不曰如宋也兩設詭辭及一敗而二事皆詳故三國均疾於魯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杜解禦巴人爲巴人所敗按津楚地今湖廣枝江縣

我合下作一篇兩尹之叛一逸都爲鬬拳反襯兩殺之爲自殺自刖作反襯此見楚子用刑之當下段乃用人之奇

翁云前段叛亂如麻一經

弗納轉敗爲功乃見鬻拳有力

從本事追叙前事自刖恰好與自殺對壘君子一斷緊粘前事順勢廻抱本事手法最密

還鬻拳楚大（弗納遂伐黃竈姓國）敗黃師于踖陵（黃地接河南光州西南境）踖今湖廣宜城縣（補注時楚人于小反）夏六月庚申卒（補注時楚人于家前）踖在還及湫有疾（湫今潮州之禮未行）亦反魯好命不通赴鬻拳葬諸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經田結反）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生守門故死不失職）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校尉官）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

君無功閉門不納君死自殺以殉諫君不從臨之以兵君從之自刖以謝是一個從未讀書之人只是一腔實心任情激發而楚臣不以爲疑楚君不以爲罪君臣相與何可得也左氏以爲愛君齊蓀甫云蓋棺之定論也是也范寧譏其劫君方遜志以爲啟後世篡弒之禍則就其一事言之也

原叙子頹起

兩取字一順一逆開寫奪與收連寫德一筆承上起下

初王姚（杜解莊王妾姚姓也）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爲國爲之師及惠王（莊王郎位）取爲國之閧（閧以爲囿也）邊伯（周大夫）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石速詹父（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石速（士也）氏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故不在五大夫數不克出奔溫蘇氏（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大夫也）南伐劉冬立子頹（按非衛燕之助則賊立就擒）

讀十六年殺夷佹諸傳蔿國一大夫耳何肆橫至此及讀

此乃知子頹之傳也頹有寵于莊至僖益橫故其傳公然召外兵殺大夫逐宰輔僖王拱手聽之蓋子頹主之也惠王立復周公之位已咈子頹蔿國之心況奪其圃子頹作亂不克而奔見衰周尚有禦侮之臣而蘇子又以桓王奪田之故衛朔以莊王立黜伋之故遂要南燕敗周而子頹立矣傳叙致亂之由五大夫用明寫蘇衛用暗寫而主亂助亂成亂之人無不曲折傳出

經 丁未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人伐戎

故書天火曰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戎（莊解來告以大）

傳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莊解能也按子頹不肯避位）執燕仲父（南燕伯爲伐周故）拘燕伯以歸（按先敗燕師仲父之執除燕一路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于及鄭伯入於鄔（王所取帶出虢叔亦見首功是鄭伯中間寫子頹賞功得意對而便見天王失所皆所以表鄭伯也豈得以其篡兄而沒之寶器一點下論器予鑰皆伏）鄭伯邑（莊解鄔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虢公字）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刑官）行戮君爲之不舉（夫盛饌）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即虢叔）曰寡人之願也

或謂齊覇方盛而天子蒙塵不能削平禍亂輸晉文一籌矣呂東萊曰周室東遷虢鄭秉周政與周最親凡有患難二國首先任爲已責齊桓雖圖覇終退然讓之知當時尚不以甲兵強弱爲事諸侯尚稟王命據此則王室之亂初不告命諸侯而獨與二國謀觀魯史不書其事則齊桓未

可厚責也。

經　戊申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詳說雖有褒兄之罪。亦有勤王之功。子文公提立。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莊解薨寢祔姑赴于諸侯故具小。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八月乃葬。緩慢也

傳　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莊解鄭號相命。弭鄭君禮書之。弭面。反爾雅。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疏云。西辟。西偏也。王與之武公之器。界也。自虎牢以東。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按河南汜水縣西有虎牢城。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言效子頹原莊公舞徧。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巡守。補注惠襄巡守。非省方之比。令不及諸侯故不書。虢公爲王宮于汜。虢地。按河南滎澤縣界。蒲項反。王與之酒泉。周邑。按陝西同州有甘泉。造酒尤美。名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后王之器鑑予之。聲帶而以鑑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飲酒器鄭伯。孔疏厲公子文公。由是始惡於王。爲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冬。王歸自虢。傳言王之偏也。

鄭伯勤王。先奉命執燕伯。遂入王城。得子頹五大夫殺之。定天王之位。誅逐君之賊。當理盡情絕。大奇歎也。奈當時大義不明。周不告命。鄭伯既卒。虢亦隨亡。魯史不記。聖人無由筆之於經。傳特詳之。以不沒其功。而諸儒曲求不書之故。非鑿則迂矣。

經　己酉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孔疏肆。緩也。緩縱大過極惡而例之以眚災。以救之蓋用虞書眚災肆赦之名。而不察其實也。張注取大罪皆原免也。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鍾云高識遠志爲田齊開國

杜解反哭成○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太子也接○夏五喪故稱小君○孔疏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月數莊公獨稱夏五月及經四時有不具者邱明無文皆闕謬○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劉氏敞曰卿不可會公侯故沒公爾而杜謂高傒齊之貴卿與魯之微者盟非也　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昏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杜解傳稱大子以賓言接傳見陳人告不以實○史記陳宣有嬖姬生子欲立之乃殺大子陳公子完恐禍及故來奔接敬仲之賢則知御寇之非罪顓孫自齊來奔不書非卿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寄也旅客也之臣幸若獲宥赦也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于罪戾弛於負擔弛去也離也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貧顯命懼爲朋友所議責傳

氏曰翹高貌使爲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人之辭故言公酒○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爲淫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凰雌雄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嬀陳之後將育于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大也○嬀姓之子曰出故蔡人殺陳厲公蔡出也五父陳佗而立之殺陳佗在桓六年生敬仲其少也周史周大夫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著曰遇觀三三坤下巽上觀古亂反之否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變而爲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易觀三三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爲觀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易觀卦六四爻辭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未明言故結義而論之林解六四近六五之君是謂觀國家之光華利用處以桓子成

篇中分辭卿辭飲卜之筮之四段一氣相貫辭卿引大事記桓公賢之使食采于田爲田氏詩已伏下卜妻一段韻語敬仲之興必有內助故詳懿氏之事國家將興有開必先故又追叙周太史之筮卜云將育於姜而筮辭暗與之合然五世八世筮未明言故結處以桓子成

于證之極詳　畧布置之妙

上二段是實寫敬仲下二段是虛寫敬仲

諺左補義　卷六　莊公　七

作賓于王家。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孔疏言光在此處遠照于他物從他物之上而有明耀者也。按數語總提代陳有國之全旨。下乃逐節申明之。〕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按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乾。坤土也。謂觀上卦。觀六四變爲乾。〕乾上坤下爲否卦。遇卦三四五爲艮之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山則材之所生。土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西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疏云照之以天光。言天子臨照之也。既富矣而被天照。又復居有土地。國君之象也。易位四爲諸侯變而爲乾。乾爲天子。是有國朝王之象。按此兼明二句之義。庭〕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贊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按此專明賓王之義。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孔疏卦名觀。觀者。視他之辭。此卦猶有觀。非在已之道焉。仰觀乎天。其光甚遠。否卦天地不交。又否爲之卦。自他之耀。其耀甚遲。故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也。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孔疏一曰巽爲風。爲木。風吹木實落去。更生他土而長育。是爲之乾。已著于之卦之土。非復本卦之土矣。故在異國。所謂自他有耀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姓之先。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大嶽之後也。爲堯四嶽。〔按觀否互體皆艮。是重艮也。山之高大者。峻極于天。綿亘于地。莫如大嶽。興雲降雨。功與天配。姜姓之先。主四昌乎。〕嶽之祀。故知必在姜姓之國。然陳國尚盛。敬仲又盛。是兩大也。物莫能兩大。必陳衰而敬仲興也。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陳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始大于齊。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常得政。〕

敬仲奔齊爲陳氏始祖而左氏作傳之時正陳氏專齊之日也。故綜其二百餘年事實作統冒而以昭三年晏子之言哀十四年簡公之弒作大結。然敬仲奔齊之曰桓伯方

應代陳施轉其昌

盛一匡九合氣焰赫然豈知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相胡公太姬而在齊也如卦之姤一陰始生如時之夏秋氣已伏傳于桓公有餘慨焉　太公有大功于周桓公創霸安周室以有此齊也陳氏簒據之臣厚施于民將有其國而傳若爲之稱羨者蓋傷齊也篇中子孫二字最著眼敬仲奔齊只上二段已足而下二大段結出桓子成子兩大憨正是深惡其子孫也齊桓賢君敬仲仁義事主君臣相得甚歡而不虞子孫之不仁不義至此故上二段筆筆反激下二段意桓公之後齊之子孫終春秋之世無一个嗣拱手而讓之陳氏覺陳氏子孫節節可惡姜氏子孫事事可悲然此中有天焉卜與筮並見于敬仲之世齊霸之年蓋有嫣之後系出重華光遠有耀本之元德桓公敬仲圖聽轉移于天而不自知也傳以互映交綰之文寓悲涼蕭颯之意身與同時故其辭隱約後世讀者會其立言之義也

經　庚成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祭叔不言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天子大夫也但曰來聘假王命而私交也　○夏公如齊觀社　言使不與其得使聘王氏曰祭采地叔字　○秋丹桓宮楹　桓桓公廟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公喪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按扈鄭地今河南原武縣西北有扈亭　○音戶

讓昏其隱衷觀社其名色結出後嗣面是頂門一針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社解貢賦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用命）諸侯有王（王事王有巡守）（省四方）（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于策）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前年冬往齊納幣今夏又如齊觀社或謂公聘齊女至齊觀之此不然齊桓豈容女公子有牆外之窺乎然連年大書特書則程子謂議昏尚疑故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爲得其情而其所以疑者或曰公初立孟任爲夫人生子般孟任之前成風生僖公公於納幣時年三十有六齊女尚少既以公年過長爲嫌又以既立孟任爲說此其所以疑

也愚以爲不然猗嗟之詩稱羨我甥長爲快壻孟任苟合一言可定且請昏于齊諒必早熟夫何嫌何疑乎蓋齊桓不過借以爲辭其意實不在此桓英主也襄魯儷也殺其父而爲之子者不能枕戈復讎反娶讎人之女以爲宗廟社稷主有人心者必不肯爲彼卽肯爲桓恐聽之乎然桓方圖伯有意交驩於魯不便明言故再四留難以爲魯國君臣稍知廉耻自必中止而無如辭之益力請之益堅高傒齊大夫也身與之盟而不以爲辱以致納幣之命也納幣使大夫也身親至齊勉強委禽使之必受也於是又托觀社以行穀梁子曰尸女也尸主也主於請昏意不在社也然齊終以爲疑於是又遇於穀又盟于扈齊侯不得已

而後諸然又恐其中變也於是親至逆女焉自古請昏許嫁而莊欲締姻于齊倚桓爲重屢以文姜遺命爲辭必得後已豈知齊桓之意有難以顯言者哉　曹劌諫草想見三代盛時禮度莊之僕僕於齊者非朝會征伐之事也乃欲昏仇女耳托爲觀社盛服而行何可爲後嗣見也言後嗣已隱含先君不明白提出有所不忍也長勺立功後又聞讜論豈非挺挺者乎

晉桓莊之族偪（杜解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　獻公患之士蔿（晉大夫）曰去富子（二族之富强者）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陳尸而殺之爲殺太子申生起）

秋丹桓宮之楹

經　辛亥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杜解刻鏤也楹椽也將逆夫人故爲盛飾）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亥姜也丁丑入明日乃朝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何休曰夫人不制陰氣盛故明年復大水）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羈蓋曹世子也分解不稱世子舊史承赤告而書也羈奔而赤告不肯以世子稱明矣接遭喪逾年稱爵而赤篡立猶以未逾年之例名其兄故同于鄭忽疏云賈達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郭公（蓋經闕誤或曰郭亡也）

傳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孫云刻其桷是承上文語）　御孫（魯大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

可乎。以不丹楹爲共

天子之楹黝。諸侯之楹堊。其楹則天子斲之。諸侯礱之。今丹刻之。踰制矣。何休云娶齊女以奢示之。胡傳誇示讎女也。然於先君無與。而御孫以爲納先君於大惡者何也。蓋先君凶德醜行。國人共知。而其人已亡。衆怒亦釋。今羣宮黯淡。桓廟輝煌。刺目怵心者將曰何爲有此非常之崇奉也。拜其下者。卽讎人之女。天將假手以報也。是先君大惡已消。而今復標識之。猶納之也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杜解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御孫曰

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

脯。皆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按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見于廟。宗婦見于內。不同地。大夫用羔。雁。宗婦用榛栗棗脩。不同贄。幣者。元纁束帛。儷皮。大夫用之。已非禮。而宗婦同之。無別矣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秋。公至。而八月丁丑。哀姜入。入者。難辭也。張氏曰。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又逆辭也。穀梁曰。宗廟弗受也。蓋公自夏徂秋。不能久待。姜倚强作勢。分外從容。公之不能制姜。兆乎此矣。傳但云哀姜至。一則寫莊公無限得意。從前納幣。觀社。經書十事。皆取償于此。一則寫臣民無限哀悼。從前薨。葬。孫。齊。如齊十餘年。通國積憤。竟結局于此。傳只三字。而兩面俱到。樂之行申繻以爲男女相瀆知其必敗。哀姜之覿御孫以爲男女無別知其必亂。二姜淫毒竟如一轍。

注云羣公子去和六卿來矣

可不畏哉。

晉士蒍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蒍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盡殺羣公子。蓋有見于桓莊之於故晉也。後遂殺申生。欲殺重耳。曳吾狠心辣手至此漸熟。然諸富子得士蒍之謀。出奔他國。終其天年。未嘗非幸也。

經　壬子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杜解女叔陳卿女氏之始。○女音汝）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子懿公赤立。○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不書逆女逆者微。按伯姬公女歸杞成公）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

傳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杜解女叔字。按此諸侯交聘季友

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爲嘉。則稱名其常也。

十九年。齊合陳宋之師伐魯。季友懼。甚至是連姻于齊。諸侯輯睦。時原仲秉政于陳。遂使女叔來聘。從前之陳。未嘗有也。謂原仲篤于交情。嘉之。令史官以字書。魯遂以上卿報聘。明年如陳葬原仲。亦不名。皆魯君臣之私意也。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杜解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罣閏失所。故致月正月之誤。愚未作。）日有食之。（正月。夏之正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純陽陰氣當伏。反起而掩陽。此非禮。俱引禮變之大者。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按傳言惟已月救之。尤當急耳。非謂餘月可不救也。詩小雅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不必正陽爲變也。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救日月。贊王鼓。救月猶鼓。況救日乎。）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

上段言日食月朔。罣閏失所。故致月正月之誤。愚未作。下段言大水鼓用牲之非禮。俱引禮變之大者。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按傳言惟已月救之。尤當急耳。非謂餘月可不救也。詩小雅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不必正陽爲變也。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救日月。贊王鼓。救月猶鼓。況救日乎。

也。禮失常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不鼓。告猶災也。月侵日爲告。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

日食天變人君當有恐懼脩省之實。而伐鼓用幣。其文也。春秋之世并文亦廢之。十二公書鼓用牲者僅三。其行于正陽之月者。則文十五年六月朔是也。其非正陽之月亦行之者。如此年之六月朔。實爲七月朔。及三十年之九月朔是也。餘皆廢。卽純陽之月。如昭十七年六月朔者。昭子及太史告之而猶廢也。豈知廢之者。固爲不敬。卽鼓用牲者亦非常禮。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謂之常制。乃不鼓于朝而于社。僭也。不用幣而用牲。瀆也。傳既引古語。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雖餘月日食。以及大水。皆當用幣也。

非日月之告不鼓。凡日月食皆當鼓。而特不可大水亦用之也。傳以古語未備而補叙如此。杜氏但據古語而忘其末兩言。遂致謬誤。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蔿之計

獻公殘忍。皆士蔿成之。其子孫至吉射而亡。無後于晉。

經 癸丑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詳說曹亦挾戎挾以篡兄之國。又挾戎威以去兄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挾此專殺大夫之始。○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宋序齊上。主兵。挼徐。嬴姓。子爵。與秦同祖伯翳。穆王時。徐偃僭稱王。周滅之。別封其系以祀伯翳。今江南泗州北有徐城。○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社解卿官。補注傳見晉變周制。僭王官　夏。士

挼桓莊之子。故晉酷矣。子

孫以爲鑒而至蔿之智遂傳爲衣鉢

爲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也史記是年晉始都絳接今爲山西絳縣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解爲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經甲寅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杜解魯地接今山東濮州南有洮城。音叨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宋地。杜解衣裳之會

五。○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陳大夫原。○冬杞伯姬來。傳例曰歸

寧。○菅慶來逆叔姬。慶菅大夫叔姬莊公女

于城濮。衛地。將討衛也。接將討衛而會于衛地招衛也。○音卜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杜解非諸侯之事天子非

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伯姬至洮。何以不卽歸寧。卓去病謂哀姜方挾寵嫡。不以子女待伯姬。未敢遽來而與乃父謀之。其說是也。至冬歸寧。知公請于姜而姜許之也。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接衛復不至

此于陳鄭之服。徵霸烈之盛。穀梁子曰。齊侯得衆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使上卿出境會大夫葬非禮也。然友賢大夫。爲非禮之行者。以原仲爲友之舊。于陳最睦。欲有所謀也。說本公穀葉石林

曰。莊公未有嫡子。般長庶而得立者也。慶父逼乎夫人欲舍般自立。季子懼不能正。託葬原仲以爲之圖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杜解寧問父母安否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

徐號公一驕字看出棄民從棄民看出無衆下面便可直接亟戰將飢意却推進一層以禮樂慈愛賴住咸無所竊而以數戰爲事則好奪農時將有饑餒之患又言民被化而後可用是不饑猶難輕用況用饑民安得不亡更透

歸不反之辭補注傳見列國史例父母不在而假歸寧之例書之非謂其當來趙氏陳氏駁之夫人歸寧曰如其出曰歸于其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測義畜以禮樂慈愛教其民所以預養戰勝之具也虢于四者養也言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括城濮之戰示信示禮一篇春秋去古未遠雖出策士之口猶與聖人不教棄民之言暗合晉文之霸不可謂無家法也

王使召伯廖莊解王賜齊侯命召伯廖卿士立子頹在十九年其立子頹也

經

乙卯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按杜謂齊侯稱人諱取賂不以親將告是也諸說皆未安不書地史失之。夏四月丁未葬子瑣卒。子文公。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莊解傳例曰邑曰築郿下邑按山東東平州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魯大夫臧文仲

傳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呂說齊侯不以王命爲重而受賂則桓公所爲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于此事可見

事在十年以前而問罪于十年以後罪在既死之父而問罪于初立之子意者衛去年不與幽之會故王猶齊桓之私而命伐歟然衛懿當躬自引咎聽命于王乃齊師以是日至衛卽于是日拒戰無王甚矣桓公親將一戰而勝數

以王命覇者之師也而取賂而還自此諸侯行賂覇者受賂恬不爲怪矣

晉獻公娶于賈（杜解姬姓國）無子烝于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接今陝西延（小戎子生夷吾（附注杜云允姓之戎）時未入中土據傳小戎對大戎而言）子乃其姓耳）接陝西（其君姬姓）女以驪姬（納女于人曰女）今陝西臨潼縣東（歸生奚齊（其嬀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驪戎城（

馮云敘急子事從烝夷姜起敘申生事從烝齊姜起逼戒深矣

驪姬欲立其子一篇之主

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與二屆（今）

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統箋旌章伐功也廣莫謂曠絕即曲沃與蒲屈也言章君之功伐庶使晉國之人皆曰狄人曠絕之地今皆爲晉都不可以大啟土宇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按耦比耦也言二人相爲比耦以傷大子及二公子也）

君之疆也（蒲今山西隰州東北有蒲子故城一屆今吉州東北有屈廢縣或云二當爲北）不可以事（視聽外事）使言于公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大旨在驪姬欲立其子然獻有大子諸子則其子安得立須先分散之姬不與外事不得不借助于二五而二五分散羣公子甚難下手蓋申生重耳之才公素知之而二五發出一段爲民爲國絕大謀畧來是用其所長必不可已

或卷曰威民懼戎之說使二五進之一字不從中虛不但獻公不知爲姬之謀即三子羣臣亦不知也無形無聲入其彀中

汪云羣公子皆鄙足一筆跌落唯字更精神　末結二五正結驪姬

末四句忽作韵語歎動貪人爲後來伐皐落氏伏毒于是
大子諸子皆出惟姬子在側初以姬爲主至此陰刺其動
靜輾轉告公則二五爲主而姬轉爲輔二五耦言兩人爲
耦而大子之狐突里克先友丹木一班謀臣皆無用也
首段總叙或以烝出或再娶出或以嬖出姜固不正姬並
亂宗閨門如此所以亂也劉繼莊曰後之讀斯文者皆歸
罪獻公然尤而效之踵相接是以君子清心寡欲固所以
利國家保後嗣也

楚令尹子元（杜解文王弟）欲蠱惑（浮）文夫人（息嬀也）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用也）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婦人既寡自稱）

此傳諸侯救鄭子元欲服鄭有功遂有息嬀耳師及遠市唾手可得鄭人妙點

原出不得已而子元若與共心事暗觸故驚疑而不進首一句乃不落空又著將奔桐邱句將上面爲旆爲殿兩番入門俱分外精神而諸侯救兵自主客看去遂若從天而下

末七御人（夫人侍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
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鄭遠郊之門也古戶結反柣待結反）
反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繼廣充幅長尋）
曰旆繼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衆車入自純門鄭外拔）
及達市（郭內道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襲）
十年疏云縣門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冠則發機而下之也今不發機閉門且出兵而效楚言蓋示楚以閒暇故子元畏之不敢進縣同懸邑名在河南許州）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諜音牒幕音莫）
東北
春秋凡救皆善此荊伐鄭而諸侯救至小國以全尤救之
善者也傳寫子元草草興師似諸侯不救楚師亦退而不
知非也子元振萬欲盡息嬀導之伐國即伐鄭以媚嬀

可見野子狼心感而即動迅速而馳實出鄭人不意初入郊門繼入郭門及于逵市勢如破竹若內城再入則社稷墟矣斯時諸侯之救未至鄭君臣議奔桐邱又恐欲奔無及故用疑敵之計如李廣之解鞍卧馬以疑匈奴唐太宗之開門掩旆以誤突厥於是子元果不敢進幸緩須臾將率臣民啟行而忽報楚師宵遁則以諸侯之救至也諸侯救鄭只一語點睛而鄭國不亡全在乎此讀者徒知上段閃暇幾于圭客游戲傳補將奔桐邱句則上面閃暇處正是無限倉皇也楚慕有烏不特形容夜遁光景乃見救兵方至敵兵隨遁城中居人全然不曉齊桓救患實爲功首矣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大無麥禾於冬周之冬夏正之八九十月也詩七月篇曰八月其穫禾之早熟者十月納禾稼禾之遲熟者蓋麥既薄收至冬告盡兩禾不登民無以食故曰大無麥禾而傳直曰饑也諸儒責魯君臣不能務農重穀以告糴爲末務是也而以告糴罪臧孫則身爲上卿將疾視民死爲無罪乎魯語又以臧孫急病讓叟爲賢則必疾視民死而後不賢乎傳曰禮也言國之常制耳則堂曰亦以善齊人之能恤災也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杜解）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毛傳）先君之廟宗邑廟也凡易一君其君之

宗立爲大宗必祭所自出立一先君之廟于其邑謂之宗邑亦謂之宗廟如鄭友立厲王季氏立桓公廟之類按對舉則城築有別專用則兩字相通

經書冬築郿于前無麥禾告糴于後明年又書新延廄若曰工役繁興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之時也胡氏以爲費用廣故倉廩竭若因築郿而致無麥禾者按魯語臧孫告糴之辭云天災流行戾乎敝邑知是年必有水旱蟲蝗之災不書者史文闕也

經 丙辰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杜解）紀國雖滅叔紀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按孫氏黃氏疑經一歸字）謂叔姬再嫁于季則失身之婦矣子何爲卒之葬之乎諸儒立說可怪也○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

傳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入而休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杜解）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延廄名經曰新脩舊之謂傳曰新作傳寫之誤也日中春秋之分也周正改時月不改分至故至在春秋分在夏冬春分出馬者牧馬于郊外也秋分入馬者入于國中以避霜雪也脩廄當在秋分周之秋分在冬今新於春故云不時也年饑興作雖時亦謬而況不時之役乎廄有肥馬恐民有饑色矣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襲（杜解）聲其罪掩其不備陸氏攻傳以爲行師安得無鐘鼓愚謂鳴鐘鼓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爲整事也

許爲鄭併穆公新臣乘鄭亂復國至此已三十三年中興

之令主也。齊桓創霸而不與于會。故鄭文侯之蓋受命于桓也。于是僖四年同會于召陵。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劉向曰。蜚南越盛暑男女公娶淫女。故蜚生。啖氏曰。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爲災傳失之。同川遙風所生。爲蟲臭惡。羅願氏曰。負蠜今謂之蜚蠊蟲食稻花。使稻不蕃。又劉原父曰。蜚若牛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按雖時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杜解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山至致築作之物。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補注此成周制也。周室而畢。盛時史記土功但見時與不時。豈足復議而與功。或改作創制。時與不時而已。春秋之世。或備難左氏但以舊例釋之。故說者得議其非。

大無麥禾之後有蜚爲災。又城諸及防。雖時亦書爲玩災

譚云左公數典短篇頓成大文

屬民之戒。

樊皮　周大夫樊仲皮名。叛王。

經　丁巳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按公穀有師字。此疑脫誤。趙氏匡曰。欲會齊圍采地。皮名。

鄑至成待命。聞鄑已降而不復行也。秋七月。齊人降鄑。杜解紀附庸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按今山東東平州東有鄑城。集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姬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謚。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齊人伐山戎。北狄

傳　三十年春。王命號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號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補注不書。不書奉命討叛。執罪人而歸京師。公醜處置。遠過齊桓之伐衛取賂矣。傳特表之。補魯史之闕。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杜解：欲遂鬬射師嚴諫）則執而梏之。（足曰梏，手曰梏。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鬬穀於菟（反於菟音烏徒）為令尹。（穀，奴走反。子文。於菟，虎也。）毀，滅，緩也。補注見楚所以強）

結處黜出穀於菟為令尹。（杜解：欲遂鬬射師嚴諫）則執而梏之。（足曰梏，手曰梏。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鬬穀於菟（反於菟音烏徒）為令尹。（穀，奴走反。子文。於菟，虎也。）毀，滅，緩也。補注見楚所以強）

結處黜出穀於菟為令尹。傳若曰，此人得志，諸夏君臣其肝食乎。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伯故欲為燕謀難）

或以書人為貶。非也。伐楚而徵貢包茅，伐山戎而燕脩職貢，皆桓公尊攘之烈。安見伐楚可尋，伐山戎獨加貶乎。宰孔譏桓勤遠畧原兼伐戎伐楚及葵邱之會。今但以伐山戎當之，豈伐楚非遠乎。稱人君不親將也。不書救。山戎去燕而齊伐之故書伐不書救也。或曰，齊欲伐楚恐戎之議其後故伐以威之也。

經　戊午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杜解：刺奢且非土功之時）。夏四月薛伯卒。（薛，魯地，今山東滕縣東南有薛城）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方解：一歲三臺豈務悅齊女而亦以修與？林解：泰，魯地，今山東范縣南）冬不雨。不書旱不為災。

傳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夷狄）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接此西周舊法）

戎狄散處江淮齊魯之間，而與中國為難。則相與一氣。觀十一年同伐王城可見也。去年冬，齊人伐戎，今年夏獻捷

桓公詭詠此必有以也句外有神

稱業之始

親行亦以威近魯之戎也乃傳謂四夷之功當獻于王諸侯不相遺俘桓何以親至魯廷則已注到明年齊侯爲楚伐鄭矣傳有語似盡而意實未了者此類是也（按望溪謂齊侯報魯莊三至之勤用示昵好而托于獻捷以爲名也）

經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己未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杜解）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北有梁邱山○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僖南有梁邱城以罪告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故得書）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莊公大子公子慶父如齊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狄伐邢

傳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爲晉仲城私邑按以小穀爲齊邑）

傳據申無宇之言范甯以爲魯邑無據

齊伐山戎以其病魯魯未得以師從而桓親獻捷公受其殊禮而有歉也適齊有城小穀之事穀近于魯故魯以師助之猶申侯賜邑而齊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爲之城耳

（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諜爲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邱

齊侯連年用師戎在魯西南伐戎以其病魯也徐介宋魯之間伐徐以其病宋也山戎在燕南伐山戎以其病燕也此桓公之勤諸侯也然桓之意則不僅此桓欲伐楚久矣惟恐伐楚之師出而諸戎或搗其虛宋魯之師會而諸戎或議其後故以兵威之（觀徐爲齊取舒可知諸戎皆服從）獻捷親至魯庭

梁邱遠臨宋境。接梁邱去蓋恤其患。斯有以得其心。而洽其歡。斯有以致其力。望溪傳于叙事俱作不了之辭。而此篇特提出齊侯爲楚伐鄭之故。始知從前僕僕于魯宋之國、者、皆爲此也。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解）虢地有以接人。惠王問諸內史過周大夫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命先考下裁其甲乙日至。祭先牌。王用蒼。服尚青。以此類祭。王從之。內史過之。按過立論不刊。然多此一節。又何責于虢。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闇虢請于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宗宗人。

嚚之言與史過相表裏。看嚚嚚皆名。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求福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歸義）此信道之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凉薄也。爲僖二年晉滅下陽傳）

春秋每一種事傳。必窺聖經之義。錄一篇至理之文。二百四十二年。其間說神說怪。而括之以監德觀惡四字。使人凜然可畏。傳之所以輔經也。

初。公築臺臨黨氏。（杜解）魯大夫。見孟任。（黨氏女）從之。閟。（不從）而以夫人言許之。（補正）夫人言公。許之。孟任。（許公也）生子般。公語立爲夫人也。（黨音掌）音焉。雩。祭講肄於梁氏。（魯大夫）班馬者。公羊作鄧。自牆外與之戲。（以慢言）戲之。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子般妹）觀之。圉人犖。（掌養）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補正）車蓋輕而帆風。投重

此弒子般傳從孟任說起。雩。緊意深。首一段敘事。所由生。

次段敘舉所以賊般之由。

帶叙立般酖夫。鍼季酖之。以畫酒飲之則死。不以罪誅。不得立後。

牙告由季友

八月以下正叙弑般事

物易高投輕物而能使之高其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叔牙有力人矣。櫬門。魯南城門。蓋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季友母弟。對曰。臣以死奉般。般欲立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也。季友使以君命僖叔待于鍼巫氏。大夫。鍼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曰。飲此則有後于魯。飲此則死。不飲罪誅。世其祿。經筌聖人以其酖兄為義之正。按出牙於外而詠之。使慶父不及覺也。遠泉。魯地。今山東曲阜縣南遠泉是也。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補正蓋適母家。補注傳言不言殺。諱不言殺。公子慶父。

也冬十月己未。共仲慶父使閽人殺子般于黨氏。補正公羊言歸獄于鄭扈。樂成季弁陳傳奔非其罪。躍吾公立。閔公。莊公太子。母為夫人。子不為太子。於是年八歲。

此為子般卒傳。般。杜云。莊公太子。母為夫人。子不為太子

乎自哀姜至而寵任無子般未嘗黜也。觀閔人與其女弟戲。則知般年已長矣。上兩段寫出公昏媾不正。閨門無禮。御下無法。釀成弒逆之禍。而般之宜立。已在言外。然則公意立般。托孤可矣。何以問後。或曰。叔姜有子。未知齊人之意也。則謀之慶父可矣。何以問叔牙。蓋仲叔同母。相比而慶父兵權在手。出入宮闈早。疑其有異志。問後於牙。斷以嘗之也。而悍然以慶父對。則慶之殺般。牙之黨慶。情見乎辭矣。慄慄。餘息其如之何。既而問友。友以死奉般。是忠於般也。知其忠而不敢顯示以討賊。恐哀姜為之洩也。因將叔牙之對述之而討賊之命已陰授於意象間矣。故謂友酖之太早者謬也。不討慶父力未能也。然而慶父

卒弒般般弒而友齊矣於是慶父以兄弟相及之說誚於桓而桓乃拒之也何以知桓之拒也下傳云閔公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桓欲立閔則不欲立慶父慈嬸惜桓不於此時執慶父而誅之也

讀左補義卷之六終

讀左補義卷之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校
垣

閔公孔疏魯世家云名開莊公之子以惠王十六年即位世族譜名啓方漢景帝名啓因是而亂母叔姜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經　庚申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按在山東平陰縣界季子來歸孔疏季是友之字子者男子美稱國人賢而思之得其還魯喜而呼曰季子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冬齊仲孫來按來省魯難故魯人嘉而書字

傳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社解國亂不得成禮

狄人伐邢（狄解）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卒（吾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美文王爲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管子一生會攘大義聖人所謂一匡九合民到於今受其賜者其主腠皆在此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

慶父歸魯（傳無明文說者謂落姑之盟乘慶父在齊爲之不知桓既立閔慶父留齊無益歸魯當在葬公之日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名諸侯之師旅之事）

陳公子完（非師旅之事故不書）

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齊桓立閔公（慶父踉而歸彼固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闈恐生他變魯之老臣以爲必得季友而後國可安也遣使至齊請桓召之爲落姑之盟遂復季友杜氏曰友自陳請之蓋使陳侯請於桓未可知也然則慶父何以不從行斯時慶父方惴惴懼桓討已尚敢與公俱哉）

冬齊仲孫湫（名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按時慶父在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覆昏亂也覆敗也）覇王之

其以待之三字寫出孺子侯望立盼望光景忽然來

歸欣喜過分全神逼注武閣

省難者詳察其致難之故而救之也一句提起見桓公之使自是美意而仲孫詳言魯難且言寧難語語與省難應却節節與省難左蓋深罪仲孫

器也

閔公齊所立也季友齊所復也其仲欲動于惡如齊何當仲孫之來慶父懼不免爲季友者略出其酖叔牙手段與仲孫謀則逐慶父一吏足矣無如般之立季友之心也閔之立非友之心也湫則志在魎國友則欲立僖公日與奸人周旋揖讓無所設施而反於是慶父曉然知齊之無心於閔而無所忌吾有以窺仲孫知友之必立僖公也其告桓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固知慶父之再弑君也桓曰若何去之是桓固有心于閔公急欲恤其難而湫乃遏之且曰將自斃知友之才必有以制之也然後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俟閔弑僖立而後寧之也親有禮卽所謂秉周禮者因重固暗指僖公能安重自固則成就之也間携貳暗指閔公季携貳則閔孤立也覆昏亂暗指哀姜慶父故慶父縱而哀姜殺也湫固情見乎辭矣謂能急魯之患耶傳云書季子來歸嘉之也言魯人嘉之書仲孫亦嘉之也言嘉季子猶之嘉仲孫也於是詳叙仲孫之事而兩人行事皆見然則皆有負於魯人之望春秋因舊史之文書之而謂聖人嘉之者非也

閔弑友之罪也瑕瑜不相揜耳

晉侯作二軍（杜解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補注）外改制不告公將上軍犬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兄趙衰御戎畢萬魏犨祖父爲右（爲公御右）以滅耿滅霍滅魏（三國皆姬姓補注晉楚告命皆未逼于魯按今山西河津縣東南有古耿城霍州西有霍城）還爲犬子城

之族又吞與國同姓以爲子孫不拔之基豈知殺子分晉之條俱伏於此最妙起二行叙得有勢

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勝于萬而吸禍爲晉殺卜偃晉掌卜曰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申生傳卜偃爲以是始賞天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孔疏魏爲大之名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萬爲兆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有衆象以魏從萬初筮仕於晉遇屯三三震下坎上屯之比三三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爲比亦屯險難所以得入震爲土震變坤爲車從馬乾爲大馬其必蕃昌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土震變坤爲車從馬坤爲馬足居之震爲足兄長之震爲長男母覆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

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補正國語曰震有威武之象故曰殺按震爲雷爲震驚百里使人畏懼有神武義殺之象公侯之卦也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按有此合固安殺之四德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非公侯不足當此專以卦德爲占也公侯之子孫必林解畢萬公高之子孫言其子孫衆多張本復爲公侯也傳爲魏之子孫此與陳敬仲奔齊篇都爲全部世家之冒而實有不同彼則深惜桓無賢嗣國將陳有而歸之於天眷舜德桓無如何也此則極寫獻公軍威所及三國立亡天道好還不仁之人詎能裕後其蕃昌者轉在他人也傳之所以扶世教也下兩截又以大子爲主公與大子乃畢萬得衆利其子同滅諸國兩人之功未必過於大子畢萬得衆利其子孫萬盈數也而大子先爲之極魏大名也而大子將冒不

題之名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而大子母讒其子弟間其兄骨肉乖離衆邪不附顛然孤處而無以託足於晉是公侯之子必復其始而大子未卜所終寫畢萬處無非反托太子也　士蔿說到與其及也竟似歌後語蓋哽咽欲絕不忍多綴一字欲太子出亡而申生不答一語吾知其早捐一死也

經　辛酉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杜解）蓋齊人偏徙之。按今山東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即陽國。○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解）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廟。故詳書以示譏。○秋八月辛丑公薨（杜解）實弒書薨。又不地。弒謀身負二惡。畏齊桓。故不敢歸齊。公子慶父出奔莒（杜閔）公故冬齊高子來盟（杜解）蓋

可謂見幾而作。城濮之役。以先歸死何也。

侯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十有二月狄入衛。書入。不能有其地。○鄭棄其師

傳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杜解）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水之隈曲曰汭。舟之僑（杜解）虢大夫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虢公勤王敗戎。與齊桓。聲勢相倚。存之。周室之輔也。爲晉獻所併惜哉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喪畢即吉。在二十七月。今距莊薨止二十二月。故傳以速誡之。望溪曰。淫逆之人。所忌者。羣臣百姓。有先君之思。故早用吉。以變人耳目。其所謂禘趙氏曰。蓋用禘祭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此慶父欲修尊先公。假禮物以張大之。至

僖公禘於太廟則吉禘矣故僖郊禘皆自僖公始詳見僖八年。

初公傳奪卜齮（杜解）魯大夫田。公不禁。（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傳而遂成其意）以上半截寫其奪齮田齮忿其傳并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及公故慶父因之下半截寫哀姜

（補注）傳見李友不書奔按宮中小門謂之闈。成季以僖公（杜解）成季乃以僖公入魯立以爲君。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魯地）使公子魚（奚斯也）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之罪季子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畧其罪不書殺補注不書卒罪重於叔牙不以卿禮成喪也左逸）刑莫侈於弒逆淫莫醜于姦上慶父再弒而又通君之室以希得國魯有司寇將誰辟焉孟叔同立叔牙

又云此係共仲傳故成風屬僖事不得夾入而成李負用輕點

又云前云賊公若與哀姜無涉到此串出是前疎後密法

哀姜之子夷。以其尸歸。（爲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魯地按高出魯境葬之耳留之。適啓魯之請也）僖公請而葬之

閔弒慶父得而有國哀姜方幸之而倏然抱頭各竄此何心南陽之甲高子將至聲息肩達於魯於是各自逃死其爲也杜亦以爲友自鄰告之非也時齊桓有討賊寧魯之遞其奔皆爲高子也著齊桓之功也不云伐魯賊已出奔無所爲伐也若云齊侯使之來盟則討賊之義反不著魯史欣幸之辭曰高子來盟一盟之後君定國安而無事而夫子因之也　哀姜通於慶父叔姜則否大歸於齊豈不訴之桓而益其怒乎故州吁石厚之執戮嫣與有功焉哀姜慶父之死叔姜與有力焉

汪云三桓係魯一大轉局前叙仲叔今特志季氏已見輕重卜筮手文三層叠下步步見異

閻百詩曰按周禮而季終不敢篡也

吾鄉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来故以爲名而字文潛陸務觀云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社解）魯掌之父卜之曰（卜大夫）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林解）皆右手用事）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乾下離上）之乾三三（六五變而爲乾）大有之辭也（乾爲君父離變爲乾故云同復于父）離上乾下乾大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云離是乾子還變爲乾故云同復于父）見敬與君同（疏之處所言其貴與君同也）而五變爲陽與之合（正如三桓鼎足而內三陽覺被壓無勢故有專國奪君之應然內卦始終不變而離爲臣子雖已逼君猶未離其類且上下皆秉陽德難惑以邪謀正如魯秉（補遂以爲名（補傳起季氏

春秋人物表表者傳皆不載其降生之兆卜筮占夢之祥而獨於齊之陳氏晉之魏氏魯之季孫津津樂道說者謂

呂東萊曰浮華之士高自

左氏之諛而非也蓋春秋始於隱桓而作春秋實始於定哀定哀亂極之世也聖人之憂懼由茲而極左氏之悲憤亦自此而深即以魯言之周公之裔魯公之後其間賢卿大夫輩出前有柳下後有孔子篤生其地何至篡弑叠見國爲權奸所踞而君如寄生無所歸咎則天實爲之也盛世之天理與數合亂世之天數與理睽成季之生先有異兆與魯終始而其占卒驗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已將魯國二百四十二年專政奪君盡揭於此齊陳氏晉魏氏亦猶是也傳爲鋪張艷美之詞寓扼腕悲愴之意豈爲亂臣長其聲價哉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社解軒大夫車將戰

標致未聞書一策仗一戈是亦懿公之取也

此分兩截上決斷矣示以禦難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順序渠孔御戎子伯轉軸周云望風左言當先白神

解如入無人之境言遂滅滅之易也又云諸姬環列無有與一旅以相救援而迎立遺戍乃征宣姜數子壻也

又云許不能救夫人所以賦載馳大義予情何減秦處之異故表潘叙宋齊之中馮云抽出文公文公與衛也倒寫齊子齊侯封衛也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玉與寧莊子寧矢使守曰以此贊助國擇利而爲之玦示以當速也

決斷矣示以禦難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順序渠孔御戎子伯

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史記懿公已死國散經不書滅者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入爲文此熒澤當在河北按

遂滅衛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入爲文此熒澤當在河北按故但以入爲文此熒澤當在河北按

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之義也中間點出子女五人正是與亡

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夷狄畏鬼故恐乃先之至則告守石寧二大夫曰不可得也夜與

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惠公之

即位也少蓋年十五六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烝於宣姜不可不可強之生齊子接謂女於齊者疑即衛姬也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

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衆敗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衛別邑戴公以廬舍于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也文公古齊侯使公子無虧齊桓公子武孟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

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衆敗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衛別邑戴公以廬舍于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也文公古齊侯使公子無虧齊桓公子武孟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

曹車甲之賦異于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常故傳別見之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復曰稱門材歸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戶歸夫人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匹也

與門材歸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戶歸夫人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匹也

此分兩大段上段說滅衛君死國亡曰滅則全軍皆覆懿公與渠孔子伯諸人皆盡矣二守與國人將渡河東走狄又敗諸河則宮中府中亦散亡盡矣遺民僅男女七百三

十人及其滕二邑之民合之五千人耳奔竄死亡之慘未有甚於衛者後良寫衛中興提出子女五人而皆賢或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非也康叔武公之德之盛何至不祀忽諸時當大刼不可無此會聚故有文公而後衛中興有戴公而後廬漕有齊子而後公子無虧戍漕有宋桓夫人而後宋師迎於河有許穆夫人而後控於大邦與齊桓同謀興衛可知一敗塗地死灰復然當其穢德薦行之時而亨屯傾否之人亦並生焉此祖德宗功之源遠根蟠而數尺之朽尋丈之汚皆不足以蝕之者也　讀左者不但當諦視之尤當細聽之如此篇諦視之懿以好鶴亡國凡玦矢繡衣祭服魚軒重錦首尾映耀將衛國一種荒涼慘楚景狀寫得綺錯錦麗及細聽句中有奔突之軍有戰敗之卒有徧野呼號有遺民擾攘有夜舟爭渡有車馬馳驟使千載下覺耳邊百刃交攢而不明叙出者蓋亡國之慘不忍形容也　宣王之世王師敗績於姜戎馴致驪山之禍東遷以來戎狄遍中國春秋之初狄最強滅黎滅衛滅邢伐晉戎且伐周執凡伯未有能正其罪桓文疊興諸侯聽命於是淮泗伊維之間諸戎狄皆惴惴不敢肆且北戎敗於鄭又敗於齊狄屢敗於晉長狄亡於宋魯西戎取於秦及白狄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陸渾蠻氏無終之屬皆敗滅於霸主終春秋之世戎狄少安者盟主之有以制其命也鄭人惡高克（杜解鄭大夫）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

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杜註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他無所據以殺申侯傳知好利爲鄭文所惡因懸擬克之見惡亦以此耳夫鄭文殘忍過人如執王臣殺二子皆優爲之使克專利何難數而誅之而反授之以兵耶故孔疏以爲無罪可告諸侯是也且文公非忌虎而假之翼也清邑之兵非其素將翺翔河上人心自離及師潰而歸則欲止不能欲歸不可不得不舍鄭而奔經變文曰鄭棄其師不書高克出奔歸獄鄭文而是非定矣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杜解赤狄別種里克晉大夫也皐落其氏族）

諫曰大子奉冢（大也）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膳厨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卿士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且不威也）則不孝（是爲帥必不威也）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疏云公以身衣之偏半衣大子邓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爲申生御申生以大子將上軍梁餘子養爲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爲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罕夷也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

此亦叙殺申生始事言獻公非即有殺之之意而深

獻公最指點得明里克最理會得到狐突最處置得宜總不出一逃字

晉申生之死迹作兩截看上論帥師之失下論佩服之危總以寡人有子二語爲主腦

通篇逐層脫卸或順或逆或斷或聯嘯歎之音一堂聚哭更何從下一斷語悽絕

罕夷羊舌大夫叔向爲尉。軍尉御。爲佩金玦。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兵要遠災。威權在已。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徵也。章貴。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不知君心。衣身之章也。章。表也。賤。必以純色爲服。用其衷則佩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

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補正）佩之合法度也。記云。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今命以時卒。閟冬十二月。其事也。閟。盡之時。衣之尨服。遠其躬也。尨。雜色。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朔可恃也。寒涼殺離。言無溫潤。玦如環而缺不連。（林解）衣之尨雜。則有涼薄之意。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脤。市軫反。有常服矣。章弁服。不獲而

絕

馮云通篇語語透切文氣盡其太盡以歌後語作一掉尾態度悠然

偏。（朱解）今大子不得常服而衣尨。命可知也。衣雜色之衣。君命可知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雜色奇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補正）人臣賜玦。則去。故曰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按）君有心。使大子行也。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言雖狂夫。疑也。曰。公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寒。薄也。（朱解）雖知君心寒薄。然去之。是取不忠不孝之惡。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告也。周桓公云。（音審）周桓公。在桓十八年。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補正）驪姬嬖。奚齊寵。爲亂之本。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共圖之。奉身爲孝。不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名罪。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

首段是下六段之冒里克之諫曰冢子曰嗣適明明躬
嬖孌奚齊而難於顯言故謂大子當問視寢膳不可命以
出師并不宜使居曲沃公覷其意曰未知誰立直破冢子
嗣嫡之說此際更何從贅一語其教大子也脩已而不責
人所以盡孝免難後世張曲江之爲瑛謀眞西山之爲竑
謀皆如此大子率師以下偏衣金玦故爲不情之賜盡敵
而反故爲不情之言明明示以避去使我立奚齊耳而申
生全不會意遂致聚議哄堂先友之言非迂也父子天性
豈有猜貳盡敵之言不過策之立功從尋常倫理忖度不
忍以私意窺之也狐突則早辦一逃字却含而不露專就
衣玦零星洗發而歸到功必無成梁餘子養便趁勢想出
逃之一策罕夷又從衣佩上申明之先丹木又從公盡敵
之言推進之皆力贊其逃於是狐突以爲甚合已謀束裝
欲行已是羣山萬壑赴荊門矣忽羊舌大夫別開一議以
爲逃不如死正如蜂來天外非可意度人皆知其不可而
大子却以此爲定盤針於是乎將戰將戰者不肯行也其
立意在死猶冀立功倖免不知戰而有功其死愈速狐突
因將姬讒齊孌明白指破謂即不能行亦不必戰也說到
與其句更不多贅一字與士蒍如出一口
事親之道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況欲殺乎爲吳太伯不易
之法也前篇士蒍猶以復國爲望尚寬一層至此時勢一
步緊一步狐突云雖勉之狄可盡乎則公於賜玦時早有

盡敵之語傳不明叙以先丹木既述公言則已補足前文也又晉語云申生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此傳竟無收拾傳之意謂申生不行惟有一死初不關戰與不戰功之高與不高深爲申生惜也

成風（杜解莊公母聞成季之繇乃事之）繇卦兆之占辭黃楚望幣之事後敬羸私事襄仲義同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冠說人臣竊交宮闈受援立之託以求得志于他時國之中如此也）

閔弑僖立總歸根於此數語足定季友之罪案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杜經大布麤布大帛厚繒附注言其儉樸耳杜云諒闇之服非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此與定之方中相表裏美衛文中興之功也傳附綴於此有微意焉蓋邢衛並爲狄滅而衛尤甚並賴齊桓之力以復國不二十年邢復滅於衛不能發憤自強如衛文也故於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之後附綴此段爲衛文幸正爲邢侯惜

此又爲國亡而圖中興者立一標準勾踐棲於會稽臥薪嘗膽其聞衛文之風而興者乎

讀左補義卷之八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埏　埈　校

僖公一　孔疏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母成風以惠王十八年卽位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經 三戊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杜解〕次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聶北邢地按今山東聊城縣東北有聶北城邢地接直隸邢臺縣西有聶城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會通歸歸有夷儀城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齋人以歸于齊也胡氏以爲歸魯齊魯接壤不應十二月丞○楚人伐鄭〔注〕令尹子文爲政荊始改號曰楚張始至○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宋地按河南陳州境〕〔杜解〕檉衣裳之會六○勃呈反○九月公

敗邾師于偃邾地當在山○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魯地○莒子之弟酈及挐女居反○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傳元年春不稱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按史官之禮非爲公出而不稱卽位也公爲閔弒而出君弒則嗣君不忍行卽位之禮也僖嗣閔位亦嗣君也劉氏不體會傳文妄加非詆誤矣

諸侯救邢離陳傳經文已序則傳皆稱諸侯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也邢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潰不書不告也皆撰具還之無所私取補注傳見以自遷爲文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孔疏有災害討罪禮也

閔元年狄師在邢齊師出而邢圍解然未嘗大創狄也猝然入衛衆潰散而齊不及救桓公有鑒于此次于聶北知其必伐邢而預待之也桓公用兵持重師于聶北以爲聲援狄懼而遁則師不勞而救有功也狄不畏而邢卽下支狄終不敢入邢亦逐之易也乘其易不犯其難此桓之愼也傳于救邢之下云邢潰奔師則不與狄戰而奔赴諸侯之師也云師遂逐狄人狄欲偪邢而諸侯逐之去也啖叔佐猶云書次爲不速赴邢未被狄而先次以待猶云不速乎正月逐狄六閱月城畢始還猶云失救道乎書次書救書城皆予之也傳曰分災討罪發明經義盡矣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補注）經言會、傳言盟、傳誤、謀救鄭也（杜解）犖即櫟也地有二名（經筌）謀伐楚而未能圖城衛也

自子元之亂楚師不出者五年子文爲政國勢益强此第一次猾夏也桓會櫟謀之不同宋襄之浪戰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邱之戍將歸者也（杜解）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邱欲以侵魯公求于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要而敗之虛邱邾地按當在今山東費縣界

公窮則依邾得志伐之矣會櫟同盟盟後則敗之矣

冬莒人來求賂（杜解）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按今山東寧陽縣境）

莒人以慶父歸魯因以責賂深入魯邊友以全師詐敗獲之輕乘邱長勺之勳遼東豕耳乃曹劌子偃不聞上賞而友公然受邑受田報功耶毋命耶不知二君之亦血未寒賊臣之蔭謚如故國勢粗寧遽謀封殖遂成私門數十世不可拔之根株宴社稷之臣顧如是乎傳云非卿言所獲不足重也嘉獲之也言公嘉其獲故賜以汶陽及費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己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杜解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接蓋當時魯人有是言故傳述之）

齊桓英主也有鑒于文姜之失故以鄰國之君明施天討取哀姜殺之吳草廬曰自此諸侯無敢有弒君者霸者之有功於世道也

書齊人于討罪也曳杜云魯地書以歸姜得罪于魯生不得受魯之養死不得安魯之土皆所以

絕姜也不稱姜并絕之於齊也書夫人書至僖以夫人之禮迎之也

經　癸亥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杜解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接今直隸滑縣東有古楚邱城）○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反哭成喪故稱小君）○虞師晉師滅下陽（號邑晉始赴見經接山西平陸縣東北爲故下陽城）○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江國名接河南息縣貫宋地今山東曹縣西南）○冬十月不雨（傳在三年）○楚人侵鄭

傳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杜解君死國滅故傳言封不書所會後也）

或曰桓有全衛之功而未嘗有封衛之事舍其功而刻求其過爲善者懼矣子曰非也凡諸侯封國王命大臣往營其城邑黍苗之詩曰肅肅謝功召伯成之蓋申伯出封于謝而召伯城之也黍民之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毛公以爲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淄也齊桓之爲功于衛大矣城楚邱而不請命于王固曰城楚邱何以異哉或曰城邢何以恕之曰非恕城邢也桓公率宋師曹師救邢邢奔于師而徙于夷儀卽以救邢之師助其捲捐亦猶齊城小穀而魯助之耳若狄之入衛時桓公命城楚邱而遷之或同盟諸侯受役或魯獨受役皆可無辨而其規模較召伯仲山甫之城齊謝則更過之矣而無赫赫之王命不謂之專封得乎曰城楚邱畧之也傳以魯不及期蓋失

以首二句爲至

之　衛遷在前當書城衛卽遷在後當書衛遷于楚丘或曰朝歌已失亦廬于漕耳當書衛自漕遷于楚丘而皆不然畧之也後城緣陵不書遷杞亦猶是也

晉荀息（杜解）荀叔也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于虞故借道接今山西石樓縣東南有屈產泉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按府庫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弱也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林解）宮之奇自少長養於公宮君聽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顚軨伐鄍三門冀國名鄍虞邑朱解言冀伐虞至鄍而攻其三門冀在今山西河津縣東北又今平陸縣東北七十里有顚軨坂二十五里有故鄍城軨音零鄍亡丁反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強以悅其心　以冀之病虞（林解）隱見

（陸）虞邊爲已病而不必恃爲唇齒

請先伐遂起師寫出受賄後一番興會正是實寫經文虞先晉故

爲不道保於逆旅（容舍也號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以侵敝邑之南鄙（左觿）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出則侵退則保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虢伐已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虞非但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

按莊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又侵晉荀息云保于逆旅以侵南鄙非誣也是晉爲報復之師猶情之常而虞與虢從無過惡忽爲晉先驅是晉之陰謀其罪後而虞之貪賄其惡先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杜解）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

齊寺人貂（內奄官）始漏師于多魚（地闕傳言貂始擅貴寵暫浪桓公軍事爲齊亂張本）

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林解：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陽穀，齊地，接山東陽穀縣東北。陽穀故城是冬公子友如齊涖盟也。○涖臨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杜解：周六月，夏四月，于播種五穀無損。）

穀梁氏曰不雨者閔雨也雨云者喜雨也有志于民者也若文公則變例兩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從省減著其無志于民也李廉氏曰經書雨此爲特筆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

前日服江黃也不遽以謀告之此曰謀伐楚則江黃交固以伐楚告之矣蓋江黃偪近楚之東南令其爲特角之勢召陵之役楚師不出亦恐江黃之乘其後也

陳錫元曰非天實奪之亦自昏也緊安在哉昔人云梁失金鐍此其說也

傳于齊覇赫奕事懸空著此一語而從根本上發明寺人漏師桓不加罪尸蟲出戶外其禍機已伏此

虢公敗戎于桑田（杜解：虢地，接今靈寶縣。）晉卜偃曰虢必亡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所以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必易自照）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爲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傳于虢公節節寫其必亡而于虞則不下一語不記一事蓋深爲虢惜而虞則不足惜也

冬楚人伐鄭圍章囚鄭聃伯

經甲子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杜解：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曰旱不爲災。）○徐人取舒（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林解：舒，楚之與國。會通取舒爲齊人通伐楚之徑也。按徐今江南泗州北有古徐城，舒今廬江縣西舒縣古城是。）○六月雨（示旱不竟夏。）○秋齊侯宋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杜解）公時不
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
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
楚人伐鄭（釋義書）人大夫將也鄭伯欲成孔叔（杜解）鄭
大夫不可曰齊方勤
我勤恤鄭難棄德不祥善
也
黃東發曰自元年至今楚兵三加于鄭矣汪氏曰齊桓不
能救而孔叔云齊方勤我知于陘于貫于陽穀之會皆伐
楚救鄭之謀也愚謂魯未與陽穀之會而齊侯遣人請尋
盟知桓于他國亦如是也此桓之勤也
齊侯與蔡姬（杜解）齊侯夫人乘舟于囿蕩公（蕩搖也囿苑也
蓋魚池在苑中公懼變
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傳補注）爲明年齊侯蔡
有是事假此爲名
欲由楚人不意

此篇爲召陵伐楚傳其敘

蔡人嫁之恃楚也蔡服于楚故以此爲侵蔡之兵端卽爲
伐楚之過筏

經　乙丑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杜解）民逃其上曰潰遂兩事之
進而次陘陘楚地按今河南郾城縣東爲召陵故城夏許男新臣卒按新臣卽許叔在
僖公位四十二年卒子
業立大夫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與陳
夫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
大夫
八月公至自伐楚告于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國大夫會諸大夫
侵與國自此始

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林解）蔡自北杏一會
而甘心卽楚故齊桓

齊桓之功無一溢語見其專見覇主徵師諸侯皆不書謹嚴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解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風馬牛不相及（風放也牝牡相誘曰風）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召公奭）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討其罪）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竟無棣附注司馬貞史記注曰今滄州乾符縣北有古孤竹城是其地也）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

董次公曰周禮莫大於王祭管子首責包茅雖楚有茅亦不成對

尚書荆州包匭菁茅（匭匣也）昭王之孫（諸侯疏云舊說漢濱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補正齊侯以爲楚）

德字作合面力字作開面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謙辭）對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方城山名漢水名言其險固以當城池）漢水以爲池（言我只當關拒守大兵安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桓二年鄧之盟傳曰始懼楚也是時楚爲中國巨患儼然

屈完已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盟（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謙稱）對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方城山名漢水名言其險固以當城池）漢水以爲池（言我只當關拒守大兵安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德字作合面力字作開面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屈完已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盟（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謙稱）對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方城山名漢水名言其險固以當城池）漢水以爲池（言我只當關拒守大兵安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桓二年鄧之盟傳曰始懼楚也是時楚爲中國巨患儼然

罪而問之以上答他何故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孔疏昭王時漢非師進次于陘楚不服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不服故復進師按次陘地名據其險也）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言諸侯之附從非爲）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謙稱）對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方城山名漢水名言其險固以當城池）漢水以爲池（言我只當關拒守大兵安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桓二年鄧之盟傳曰始懼楚也是時楚爲中國巨患儼然

方城漢水對收覺上面東西南北是徵是問皆交影互舞

王號自尊漢陽諸國幾以爲東南天子數十年來惟有事楚貳楚求成于楚否卽爲叛楚孰有統八國之師以伐之者管仲提出命我先君天子命之也賜我先君天子賜之也包茅責供侁侁而談曰是徵曰是問彷彿大司馬張九伐之威聲罪致討楚使曰寡君之罪也彷彿賊臣俯首伏罪二百四十二年列國猶知周室管仲之力也然不能明斥其僭王猾夏之罪蓋此時敵手爲令尹子文兵練勢强無瑕可攻非如子玉子反可以計取故舉其小過支吾遠引明使易以爲詞耳或曰齊桓伐楚一役千里齎糧以烏合之衆當全盛之敵只得草率結局亦未盡然夫桓以春正月乘蔡潰之勢伐楚斯時師未老也然計出萬全以爲戰而屈人不若不戰而服故據其險要以示欲戰及楚使有謝罪之言輒麾軍退舍頓兵四閱月未嘗旁掠一邑俘馘一人亦未嘗超距投石以示勇取威定霸以示謀按兵不動但嚴部伍晝夜巡警而已堂堂正正純以德禮相招此楚人所以感之而心服也云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蓋感之者深也聖人至仁之心不特八國之民不忍傷殘卽僭王猾夏之楚人亦不忍戕賊乃全軍而還敵人自服在所亟予也所可惜者仲以掀天揭地之大題目而偏走狹路以扶危定傾之大經綸而僅得小成本領不優規模有限夫子所以爲器小也或曰未見楚君但盟其大夫何功可叙亦非也古者以城下之盟爲耻師至楚地強敵

斂兵不戰使其大夫來盟則勝在齊矣夫秦師渡河晉兵不出卽以爲霸況如師乞盟乎故先儒以爲楚服也嗣後惟晉悼蕭魚之役差堪媲美然良霄之執終不如屈完之盟

董次公曰管子平王室討諸戎伐楚不敢與周爲難蓋楚衰秦盛虎狼之國蜣走六王一東周君而不敢遽革命焉則春秋以降之周誠管子手延之歷雖戰國以來之周亦管子神祚之基而伐楚者併以懲秦寧不功高一代之天下哉孔子之刪詩也檜之卒篇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傷天下之無霸也天下無王不得不憶負扆之周公天下無霸而亦何能不悲創霸之管子故孔子所謂如其仁者殆深有意焉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其病（杜解鄭大夫）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鄭莒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扉草屨按申侯雖忠于齊齊侯說與之相反尤妙在徐夷也觀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相類相反則兵示威獨見已說爲長相類則愈見彼說可憎）虎牢（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紀愚濤塗不忠于齊實忠于陳不從其謀可也何必執）或謂傳于申侯語中點出師老矣三字以明師不可用而召陵之盟爲倖細按之亦謬也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是管子一生大主腦故北杏以後每事動出萬全而楚之子文亦動出萬全正如奕者對局兩兩敵手自著著照應決無

王者之師若望雲霓即後世名將餓死不擄掠凍死不拆屋有取民間一草一木立斬以狥何至師過而陳病公羊氏曰師不正也是也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杼解）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二等公爲上等侯伯中等子男爲下等）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勤事）

於是有以衰斂（衰衣公服也謂加二等按傳泛言周制子男葬禮非謂許男以衰斂也）

傳曰卒於師桓公葬之以侯禮而經但書卒趙氏曰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也按成十三年伐秦曹伯盧卒于師襄十八年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皆上書伐國其下更無餘文不別之以卒于師似終於國矣若召陵之役許男與七國諸侯同次于陘下書屈完來盟于師則上下

德禮往而以强暴反者況包茅之責業已伏罪自春徂夏未見致師召陵之盟仲自在掌握中矣如真欲用師何待師老師老仲豈不知何待侯言執濤塗者蓋觀兵東夷甚合桓心然此時楚人已服軍心已懈不比次陘之時諸國俱有禦楚之志也申侯一爲指破又加供其資糧屏餧一語隱然見濤塗主意在此觀兵之說不過借以愚齊耳桓以申侯爲忠以濤塗爲詐而執之左氏點出師老正形容管仲料敵之審修禮之至也夫內政軍令齊師久練楚即不服何至入國之師爲楚所敗不然自處危道使進退無據即庸懦如趙文子猶不肯爲而謂天下才爲之哉

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爲誤軍道）

俱言師許男之卒不于師而何哉說本呂氏趙氏故不必別之以卒于師而義自明且如歸國後卒許人赴告必在召陵既盟之後夫子何以先書卒而盟也齊桓伐楚甚誇其兵力方與屈完乘而觀之豈肯許國一軍揮之反國且桓何爲而請於天子葬以侯禮乎故必從左而經義始明亭林以爲舊史闕文亦非也

許男卒于師何足爲齊侯頌而穀梁以爲內桓卽使疾篤歸國亦不足爲許男累而劉氏胡氏責其貪生亂死皆說之甚頗者也經葬許穆公從內大夫會葬之詞或謂左氏誤認經穆公爲公爵故有此論益謬矣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諡也

陳止齋曰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救禾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公子牙與弒子般公子慶父謀弒閔公而茲與敖皆世爲將故謹志之前書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見三家所從始也　陳成而濤塗釋猶見齊桓之恕以待人不比晉文之刻以報怨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附注楊用脩曰筮之辭理短龜之辭理長蓋就立驪姬一事言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且其繇言象長數短謬說也）

有臭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夷齊其嫡生卓子及將

殺申生前三篇一步緊一步至此史不費手而賊由太子四字其下又處從立夫人敘起姬爲夫人則其子必爲太子是殺申生

渝變也攘除也渝美也林解渝變也必將奪公之美音偷

之故但已見前篇故一點自足里克成謀其罪大矣然詳敘則於三旬難乃成變其志少疎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固謀也楠疾不朝姬反寬而晉謀加克克不得辭矣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立奚齊旣與中大夫里克成謀。按國語里克見丕鄭曰優施告我君將立奚齊吾對以中立鄭曰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搞之多爲之故以

公中毒已久奔新城猶冀父之諒已而免之也或責其不即死謬甚新城即曲沃今山西聞喜縣公殺其傅杜原欽必不死申生以里克爲太子傅檀弓以狐突爲太子傅記載互異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六

君安驪姬數語申生本非揚父之過傳述之覺上文姬言之得行下文太子之死二子之亡皆以此爲樞紐

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按公未嘗命討大子、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子時在朝爲明年晉殺申生傳。

呂圭叔曰董仲舒云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然則獻公者前有讒而不見。故蒙首惡之名。申生者遭變故而不知權。故陷父于不義。

真西山曰驪姬之殺申生也。其機變甚巧矣。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以闢地啓土中其情。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旣出則圖之易矣。旣又于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

之可晤也。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矜行。惟恐點汚。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可以術激之而使死。石顯之陷蕭望之。亦猶是也。然猶恐獻公之未果于殺也。則又夜半而泣。謂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公死。公懼而謀之。又勸授之以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肯爲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啟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緬以覆軍之罪。申生至此。無逃死之所矣。然猶慮大臣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可知也。又使優施以杯酒從容歌舞。微詞以諷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無復事矣。申生死二子奔。無不如優施所料者。然奚齊卓子立。而里克弒之。夷吾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至二十年。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危國亡家之本也。申生爲吳太伯。策之上也。至帥師棄軍而逃。不如命居曲沃時矣。若獲罪之後。遵海濱而處。猶不至盡彰父過。而惟以一死謝父。不亦悲乎。

經 丙寅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杜解春從告）○杞伯姬來朝其子（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接朝其子者。禮諸侯世子有相朝之義。此以子尚幼。故母率而行之。張氏曰。杞伯姬來句絕）○夏公孫茲如牟（叔孫戴伯娶于牟。卿非君命不越）○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林解衣裳之會七）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名接今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杜解周正月冬至之日日南極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能常修此禮故善公之得禮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也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疏云鄭眾云以分至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蓋出占候之書計雲氣之占不啻盡此而已爲備故也逆爲之備

以冬至爲春可見時月並改而夏時冠周月之說義不可通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杜解釋經必須告乃書初晉侯使士

望朔書方不是空望書而備方不是徒書作兩層寫出

爲云此結上生不文字蓋

薦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不慎不謹喪吾訴之公使讓之讓譴士薦稽首而對曰孔疏稽首至地也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補正讎應也詩無戎而城讎必保焉無言不讎保而守之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固宗子三年將尋師焉用愼尋用也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薦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爲三言城不堅則爲公子所徒公子爲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爲三言城不堅則爲公子所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報也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尨茸音蒙戎遷丁歷反及難公使寺人披披斬其袪也遂出奔翟朱子曰驪姬之亂詛無音羣公子自是晉公族後以卿之子爲公族大夫便是六卿分晉之漸

申生既殺便可直接二公子出亡傳追敘士薦築城一段議論以爲後文緣起見悟其言太子可以不死二公子亦可不奔宗子維城乃回顧篇首一國三公乃反跌篇尾以見公前既失之申生後又失之重耳也而重耳自此興矣

朱子曰驪姬反言以動其天性

殺申生傳已見前年此只寫二公子出亡之始閔元年晉爲大子城曲沃築蒲與屈當在此時此就伐蒲上追想士蔿城蒲屈時已逆知有今日也然士蔿於曩時如何突說讒字因尋出無戎而城一段道理他日必爲仇保其於時事絶不提起而風刺顯然一國三公杜指城蒲屈事固是然蔿之意謂公與奚齊爲一黨二公子又各有私人尨茸瞽亂正不知其何所終極及難作公使寺人伐蒲蔿之言字字左券而重耳翻曰校者吾讒將前四讒字氷銷瓦解蓋父讒其子子必不可以讒其父說得仁孝藹然後此仁親爲寶之言卽本諸此也

士蔿城曲沃嘗勸大子出亡蒲屈寘薪有意動其詰責特下固宗子三字爲太子計也而傳則又重在三年尋師爲伐蒲作引起耳蒲屈寘薪重耳不訴已高出夷吾一等明年伐屈今先伐蒲重耳尤爲姬所忌傳以伐蒲叙此作結正見申生死而國爲重耳之國夷吾不得而爭也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採徵此虞舜不告而娶之權故聖人許之以視四皓之願爲太子死不可與同論也

惠王將廢太子而立王子帶齊桓欲救正之伐楚之後復爲首止之會請世子下臨以增重于是王遣世子來穀梁謂世子含王命會齊桓是也或謂世子私會者謬也當是時桓未嘗明告于世子世子亦未嘗明告于諸侯及至會

首止之會絶大勲猷而傳只三字盡之非畧也蓋此事著不得聲色否則太子與桓均似要君文不假些于張皇而桓公心事如見

桓率諸侯旅見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爲鄭而世子之位定于是諸侯同盟而皆默喻乎桓之心一腔忠悃權以濟之先儒謂晉頃寧王室于已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已患于未亂之先傳曰謀寧周也足以發明經予齊桓之義矣

陳轅宣仲〔杜解〕轅怨鄭申侯

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樓櫓之備美設按諸侯爲鄭城私邑乃見大各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爲七年鄭殺申侯傳

以晉可以少安記輔之以晉者以晉侯前年方殺其世子朱解言鄭有晉楚之援可以少安無事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

宰孔傳王命於鄭伯只爲鄭謀孔叔止鄭伯亦只爲鄭謀中插鄭伯喜於王命自句見旁觀看得極清而工於諸人者邵忘人將諸己

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黨援也失輕遣正反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是兩影文字王何嘗爲鄭謀爲叔帶謀孔疏禮君行師從鄭伯耳而鄭君臣生宰孔之頭倒妙在並不點明使人於無文字處會之

王許世子出會則無疑於桓矣而宰孔老奸素黨叔帶覷破桓志爲王告之故王使之名鄭以晉未列會鄭有離心之私也　齊桓尊周攘楚而惠王蓋欲拒齊以遂其立帶之私乃驅以從夷周德之衰至此

楚鬬穀於菟滅弦〔杜抄楚近弦滅之且夕耳豈齊救所能及若弦誤黃而受伐歷三時不救此齊之罪也〕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楯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姻外親也按道國今河南確山縣東北楯國今河南西平縣西有楯亭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

汪云復字承下陽篇來

公提出宗字便於宗上指點將虢是滅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

子文作此等事不仁實甚鄭逃則已奉王命而服於楚矣故楚乘間而滅弦弦黃之滅宰孔致之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杜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道滅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

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

車（林解）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輔頰如齒在表二者相須以生去一不可。○車尺奢反）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

（補正）不從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後儒據以証太王翦商之志誤矣按史記以太伯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

嗣之志誤矣按史記以太伯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

公又提出神字便於神上分剖汪云三引書一層緊一層至末郎末直說虞之無德忽從對面反淖一筆十分醒快

不曠不更舉照定結處易字亦上起下通篇轉換

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桓叔莊伯之族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不唯偪乎（晉獻公之從祖）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

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孔疏蔡仲之命文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爲）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疏又曰民不易物云君陳文也。）

逸書。又曰黍稷（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如是則）惟德緊物（緊烏分反。如是則）物一而異用（疏云旅獒文也。）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去也。）

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疏云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惟月令與此文而已。補注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秦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

矣今案蔡邕月令章句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正義云始效中國爲之。亦至此行明臘不自秦始。或疑傳作於秦誤矣。臘力盍反）

問於卜偃問號也絕不問及虞偃曰克之克號也亦不及克虞明難在虢耳虢亡虞從之矣不出公之奇所料而下文易字可直接

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號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下同服振振盛貌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火星光耀軍之旌旗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鶉述春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也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是夜日月合朔焞他門反交晦朔交會補注傳文見三正通於民俗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策書惟用周正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策書惟用周正與童謠異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送女曰媵晉獻公女以屈產之而脩虞祀命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

罪虞旦言易也戴義虞公貪賂自取滅亡書執如執一夫然傳以一易字釋經義而虞之愚昏之謫皆見節節逼出易字至末方點明宮之奇首提虢亡虞必從之滅虢自滅也已爲易字伏根因引卜偃一節九月十月之交其卽虞亡之月乎丙子之旦其卽虞亡之日乎虢之童謠虞之童謠也虢公其奔虞公其執也語語寫虢正語語寫虞館於虞遂執之自古亡國未有如虞公之易者故言易也虞公而秦穆矣宗乎哉虞祀而晉脩矣神乎哉　晉不以滅二國告諸侯故魯史不言滅古者諸侯各脩職貢於天子東遷後王靈替至遣使來求而不之應齊桓尊周室合諸侯官受方物二國職貢晉代輸於王者齊桓之力也

馮云伐蒲於及難之時而伐屈遲至期年知忌重耳尤甚相繼奔隨補正史記述莫芮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狄氏文簡得此語更明○郤去逆反不忌也郤芮之謀已見一斑

經 丁卯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杜解新城鄭新密按今河南密縣東南有故密城○秋楚人圍許楚子不親圍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冬公至自伐鄭

傳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杜解晉大夫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先甚相繼奔隨補正史記述莫芮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狄氏文簡得此語更明○郤去逆反不忌也郤芮之謀已見一斑狄是自今同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夏諸侯伐鄭以其逆首止之盟故也首止在五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補正實密而經云新城因為之新城也杜註誤懼齊而新築城也杜註誤鄭逃首止之盟而即楚桓會六國之師不直抵鄭都而圍其旁邑自夏徂秋但以兵威恐之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

魯王攘楚無自利之私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杜解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武城楚地其面以璧為贄手縛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楚子問諸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秋楚子圍許冬則未嘗圍許也諸侯救許乃還則楚師已還未聞及冬又至許也武城楚地豈有圍許不降而師在楚境反從而降者乎且師未入許又何用面縛含璧之感也以上傳證之可知必無之事以此誣徵子則更謬矣昭

四年。楚滅賴。賴子面縛銜璧。而櫬舉以爲許僖公如是。皆楚臣相傳之謬言。以虛張國威者。國亡君死曰滅。經但書滅。賴則賴子銜璧已屬烏有。況許僖乎。皆傳誤采楚書而未及刪去者也。

經　戊辰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杜解：邾得之別封故曰小邾。按今山東滕縣嶧縣並有邾城。○鄭殺其大夫申侯。鄭伯專利。○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杜解：甯毋之會入甯時魯地。按山東魚臺縣東。○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涖葬。杜解：班卒。公襄立。○公子友如齊涖盟。杜解：涖盟而聘。○冬。葬曹昭公。

傳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杜解：言既不能自強。何畏難於卑弱之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杜解：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諮也。杜解：濤塗諮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爲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子取子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杜解：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於政狹於法峻。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杜解：望責之。秋。公子友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既葬出齊。鄭又有寵於簡公。杜解：測義言古人之語。不可改易。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杜解：測義言古人之語。不可改易。虎牢一名制。鄭之良城。以偪鄭者也。申侯賣國媚齊。而奄有之。其偪已甚。況爲之美城。以鄭文之忌刻。不必濤塗之諮。況諮者適中其隱。說於齊。言逃齊從楚者。以

誤聽申侯之故以侯爲申甥因以貳楚者告之齊也結出以謀鄭起是主

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王者正已而率物也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覇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疏云周禮大行人侯服貢祀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者撫近而懷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蠻服貢獸物夷服貢龜貝鳥獸蠻夷之物以貢天子也按官受方物遂也德禮二字一節樞紐侯是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

大司徒命使是德禮所感

懷遠以德　懷德也　德禮不易　無人不懷　按德禮二字眞則爲王道假則爲覇功管仲相齊絕大經綸不出此數語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各於齊受

想見盛時王室氣象使衰周天子肅然繫於人心功正不小諸儒必謂桓受諸侯之貢物恐非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鴻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大夫眞違

君命若君夫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鄭以事齊如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

守君命

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爲姦人而君列在會位將爲諸侯所記君舉必書雖復齊盟替矣替廢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因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鄭殺子華

陳傳傳起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

天敘子華作兩層斷

桓從諫如轉圜而子華得

言德而禮信在其中每提小諸侯見不專爲鄭正與前脩禮諸侯一氣

鄭伯乞盟侯不聽德禮之效如此

謀鄭是一篇之主蓋鄭逃首止之盟王輔以貳楚緩則相爲觀望急則楚交益固故前伐鄭以兵威之此謀鄭以禮服之皆管仲之籌畫也中叙脩禮諸侯見德禮爲霸者絶大主腦非徒服鄭也乃鄭世子忽起一波利心頓起而德禮名目都忘故桓非仲父正恐假亦不能或疑仲謂會而列好何以示後不應復列子華於會不知齊侯辭焉但謝其謀不用耳其於仲言只聽得一半也

閏月惠王崩解惠王太子鄭惡大叔帶之難惠后之子也惠后欲立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爲入年盟洮傳陳傳未及而卒鄭傳

終